

流

2018年6月
总第15期

精神之旅：英格兰探访英国文学三姐妹

2015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一年

王小波与现代中国的情欲生活

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

莫言《丰乳肥臀》读后感

诗歌：昙花的祈求

目录

编辑随笔 EDITOR'S LOG	1
精神之旅：英格兰探访英国文学三姐妹(老牛).....	2
生活 LIFE	9
川普他妈的美国梦（文学诚）.....	10
加拿大五胞胎（卡城华人网）.....	13
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李有财）.....	15
中国尼姑（网络）.....	17
2015 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一年 (桂琼).....	20
艺术 ART	24
王小波与现代中国的情欲生活 (纽约时报).....	25
Sherry 专栏 《丰乳肥臀》读后感.....	31
昙花的祈求（娅竹）.....	33
印第安系列 诺日泊斯人长征（上）(耕者).....	35
Novel 《Horse》chapter 14 & 15 (Steven Neu).....	38
石油 PETROLEUM	43
油服业复苏在即，威德福与 Nabors 联手 (石油圈).....	44
Google 联姻道达尔 (石油 Link).....	47
中国拟用人民币买石油（BWC 中文网）.....	50
石油危机还没有结束（子衿）.....	52
加拿大油砂行业浮现退出潮（中国石油石化）.....	54
赞助 SPONSOR	57
West Lake Energy.....	58

编辑随笔

EDITOR'S LOG

精神之旅：英格兰探访英国文学三姐妹(老牛)

勃朗特三姊妹，19世纪英国著名文学作家。大姐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4月21日~1855年3月31日。二姐艾米莉·勃朗特，1818年7月30日~1848年12月19日。三妹安妮·勃朗特，1820年1月17日~1849年5月28日。勃朗特姊妹和兄弟勃兰威尔生於英国北部约克郡山区一个牧师家庭。父亲出身爱尔兰贫苦农民家庭，母亲出生于英格兰一个富裕家庭。勃朗特姊妹幼年丧母，由父亲独自一人拉扯成人。迫于生计，姊妹三人和兄弟勃兰威尔都曾离家外出当家庭教师糊口。

1847年，夏洛蒂的《简·爱》，艾米莉的《呼啸山莊》，安妮的《荒野庄园的房客》几乎同时问世，书出版后，她们相继死去。夏洛蒂38岁辞世，艾米莉30岁病逝，安妮29岁猝死。她们的兄弟勃兰威尔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画家，31岁酗酒过度潦倒离世。这是一个天才而悲剧的家庭。三姐妹出书时本身并没有什么男欢女爱的经历，尤其艾米莉和安妮，完全没有体验过男女之情，然而三部书均以男女感情为主线，把爱情故事编写得惊心动魄，哀怨缠绵，异常动人，情节刻画也非常细腻丰满，宛如一个过来人在叙述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简·爱》叙述了一个在恶劣生存环境中奋斗的孤女的故事。简是一个新型女性，她改写了英国传统女性温柔可爱、逆来顺受的形象。她出生贫苦，貌不惊人，但坚决反对压迫和屈辱的行为，始终捍卫自己独立的人格。《呼啸山庄》被赞誉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奇特、最具震撼力的小说之一，也是艾米莉唯一的一部小说。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列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因受辱和与主人女儿嘉瑟琳恋爱不遂，负气外出致富，回来后，对与嘉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了长达一生的报复。小说充满强烈而紧张的气氛，人物内心世界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激情和反叛。《荒野庄园的房客》讲述了海伦来到多年无人入住的威尔德菲尔庄园。年轻农场主吉尔伯特爱慕海伦并了解了她的过去。海伦的丈夫亚瑟酗酒，过着放荡的生活。海伦被迫出走。海伦让吉尔伯特不要追求她，因为在法律上她不能和他结婚。丈夫病危，海伦赶回家给临终丈夫安慰。亚瑟去世后，海伦继承了遗产。面对仍然追求自己的吉尔伯特，海伦担心再婚后会失去独立地位，但最终被打动，和他喜结良缘。



今年5月份，利用4天长周末，我从加拿大去英格兰北部农村拜访这勃朗特三姊妹。她们住的房子已经被改造成博物馆，右边那个三角形屋顶的房子，是扩建博物馆时出于扩大展区的考量而新建的，给人留下一种画蛇添足的遗憾感觉。这张通往二楼卧室墙上的画像，是勃兰威尔为他的三个姐妹所画，最初他把自己画在油画中间，后来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又把自己给涂抹掉了，留下一块谜一样的柱状空白。



勃兰威尔虽然绘画上很有天赋，但他生活凌乱，嗜酒如命，喜欢撒谎，变着法子从家里弄钱买酒喝。他和一个比他大 20 多岁的庄园主妻子相好，于是诅咒老庄园主赶紧死掉，以便他们能够结



婚，从而他可以得到一大笔财产。然而庄园主妻子也只是借他年青的肉体偷偷得到一些满足和享受而已，等老庄园主真的死了，她却严厉警告他不许再接近她，很快另找体面的绅士嫁了，这件事弄得勃兰威尔大病一场，几乎丢了性命。家里人知道他的这些事情，不太瞧得起他，也不怎么搭理他。但性格独特而刚烈的二妹艾米莉一直很爱这位哥哥。在他生命晚期，身体已经衰弱得无法走

路，但酒瘾上来，大呼小叫，搅得家里人鸡犬不宁。这是勃兰威尔的卧室，非常邋遢。他曾因为大醉，睡觉时弄翻蜡烛点燃床单，差点烧毁房屋，幸亏家人发现得早，扑灭火，救了他一命。

勃兰威尔经常去喝酒的酒吧叫 **black bull**，在这个酒吧里发生了很多故事，他在这个酒吧约会那位老庄园主的妻子，他最好的朋友也在这个酒吧里苦口婆心劝他戒掉酒瘾，好好做事。也正是这

个酒吧，艾米莉哭着把濒临垂死的哥哥扶到这里，让他喝个烂醉，再哭着把他扶回家。我天性也喜欢喝酒，这次探访三姐妹，这个酒吧是我计划中必去的地方之一，于是，我找到 **black bull**，也像勃兰威尔一样，去买醉了。

不过，勃兰威尔喝醉，有他亲爱的艾米莉妹妹扶他回家。而我，一个来自加拿大的中国人，喝醉了，在这陌生的异国他乡，有谁来扶我呢？我当时把这感慨发到群里，一个朋友建议我扶墙。



去墓场寻找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墓地（安妮客死他乡，没有埋葬在此地），这里树木茂盛，绿草葱葱，柔和的阳光下，静谧而安详，是逝者长眠的好地方。然而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们的墓碑，走进附近教堂询问，原来，她们姐妹死时并没有什么名气。后来教堂扩建，竟然把她们的墓地给压在教堂地板下面了。一个教堂老义工帮我指出了具体位置。我拍了一张站在地板上的照片，想到俩姐妹就在我脚板下面躺着，并且仰面看着我，顿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诡异感觉。



三姐妹中老大夏洛蒂平稳有主见，懂得如何与人交往，老三安妮怯懦、温柔，善解人意。这些在她们的作品中都能感受到。性格最为独特的是老二艾米莉，她有男性气质，除了和酒鬼哥哥勃兰威尔亲近外，几乎不与人来往，冷淡、高傲、孤僻，时常一个人牵只硕大无比的牧羊犬（名字叫keeper）在荒野里闲荡。她的《呼啸山庄》写得扣人心弦、紧张激烈和阴暗压抑，是三姐妹作品中我最喜欢的。

我花了一整天时间在野地里找寻《呼啸山庄》描写过的场景。荒野里手机没信号，全凭斑驳不堪的路标指引，步行了将近二十公里，我找到了她常去的三个地方。这个破败的石头房子就是《呼啸山庄》的原型，艾米莉常来此处晃荡，并由此激发了创作灵感。之所以叫呼啸山庄，的确风很大，落日余晖下，方圆数公里没有人烟，荒草被吹得低伏在地，让我亲身体验了那呼啸得有些吓人的野风。



这块巨大的岩石在小说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反复出现。过去半个多世纪来，《呼啸山庄》也曾多次被搬上银屏，我至少看过三个版本，从早期黑白片到现在的彩色片，每个版本都必不可少地用这块巨石作为一个拍摄场景。少女嘉瑟琳在岩石下和男主人公约会，她说，你又脏又穷，举止粗野，出去发财吧，变成一个绅士，回来娶我。几年后，当男主人公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成为暴发户回来，嘉瑟琳已经嫁给了大地主的儿子，他于是开始了不动声色的报复，从大人到孩子，一个都不肯放过，手段周密、理智、阴暗、残忍、狠毒。最后，他彻底毁了他爱的人，他恨的人以及他自己。不过这部小说并没有阴暗到让人彻底绝望，结尾出现了类似好莱坞电影似的结局，两个家族在压抑环境下长大的第二代青年男女相爱了，他们继承了男主人公死去后留下的遗产，结婚成家，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座小石桥，是艾米莉和爱犬 keeper 经常戏水的地方，她也时常叫上哥哥勃兰威尔一起在小溪里玩耍，并撒娇让哥哥抱她过河，有时候勃兰威尔故意把妹妹扔进水里，两个人哈哈大笑，非常欢乐。哥哥作画时，她在一旁静静地看。那个时候，两个人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我总感觉这兄妹俩是有男女相爱的不论之恋成分在里面的，也许他们自己都没觉察到吧。勃兰威尔在有生之年，能得到这样一个妹妹不离不弃的执着相陪，让我非常羡慕和惆怅不已。

《呼啸山庄》这部小说，越看你会越觉得那个孤僻、阴沉、坚定、爱和恨都异常强烈的男主人公很像作者艾米莉本人，尽管性别不同。小说结尾主人公陷入偏执的妄想，终于病倒，但他拒绝治疗，很古怪地死去。而在现实中，艾米莉出版该小说后不久，受到哥哥离世的打击，心力交瘁，也病倒了，她像她笔下的男主人公一样拒绝医治，直到快死

的时候，才害怕起来，允许家人把医生请来，然而已经太晚，无力回天了。身为小说的作者，却试图模仿自己创作的故事里人物的行为，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她和男主人公原本就是一个人，有同样的性格和心态，换句话说，她是以自己为原型来创造男主人公这个艺术形象的。

当我走进下面这个败落的石头屋里时，一只乌鸦“哇”地一声从里面飞出来，吓了我一大跳。我站在屋中央，沉思着男主人公和作者艾米莉之间的关系，心里悚然而又亢奋，我似乎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或者说没有想象过的东西。

这次英格兰乡下探访三姐妹之行，把自己亲身融入世界文学名著里描写的故事场景，想像和触摸作者本人的写作感受和心灵，有种身临其境、痛快淋漓的奇妙感觉，姑且称之为一次精神之旅。



友好合作 FRIENDSHIP



卡爾加里石油非正式論壇



征稿 CALL FOR SUBMISSION

《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式的作品，投稿邮箱 editor@aspeoil.ca。

<<FLOW>>, an online literary magazine, is delighted to accept submissions of novels, poems, fiction, artwork, any other innovative literary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etroleum industry. Email us at editor@aspeoil.ca。

生活板块

LIFE

川普他妈的美国梦（文学诚）

今天我们要写的，是特朗普家的另一个女人，伊万卡、梅兰妮跟她比起来，也是略逊一筹。她从苏格兰一个鸟不生蛋的犄角旮旯里远渡大西洋，跑到美国后以保姆身份神奇地嫁给了地产大亨，最后生下了现在的美国总统。这才叫美国梦，而这个做梦的人，就是特朗普的老妈玛丽·安·麦克劳德。相比地产大亨老爸，特朗普很少提起他妈，连在他最爱的推特里也就讲过一两次而已。他妈的人生信条就一句话：相信上帝、忠于自己。特朗普曾说自己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才明白这句话有多不简单。我们今天就来研究一下，特朗普的老妈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她又怎么养出这样一个儿子？



玛丽·安·麦克劳德，1912年出生在苏格兰一个叫通村的地方，地图上看一下，实在是太偏了，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大西洋刺骨的寒风。据说通村全村只有一条街道，数英里之外的斯托诺韦港是他们与外界的唯一纽带。特朗普 2008 年的时候曾经回过母亲的老家，虽然已经修过，但房子还是破破的。这个家不是一般的穷，祖上世代是渔民和农民，特朗普的外婆不停地生孩子，一共生了 10 个，玛丽是最小的一个。一家人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玛丽虽然小，但她很快意识到，如果不改变自己的命运，将来只能复制祖辈的生活，嫁个渔民然后生一堆娃。

当时刚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打得一塌糊涂，很多欧洲年轻人跑去美国寻找机会。玛丽的姐姐凯瑟琳先妹妹一步，从苏格兰漂到美国，嫁了个有钱人，一举改变了命运。这给了玛丽莫大的启发，她当时才 14 岁，就立志要去美国闯天下。所谓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出国这事玛丽想了 4 年，机会终于来了。玛丽 18 岁那年，姐姐凯瑟琳回苏格兰探亲，妹妹抓住机会抱紧姐姐大腿，一起踏上了去美国的汽船，当时她口袋里只有临别前母亲塞给她的 50 块钱。不管前路有多坎坷，玛丽都决定要博一下。



就在这个穷姑娘漂洋过海去美国的时候，大洋彼岸的弗雷德·特朗普，也就是总统他爸，已经在地产界扬名立万了。总统他爸比总统还厉害，15 岁开始创业，合伙人是总统他奶奶，两个人开了家 Elizabeth Trump & Son 公司，她在他 21 岁之前为他签发支票。



左一是总统他爸弗雷德·特朗普

特朗普和他爸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爸 20 岁左右的时候在纽约皇后区建政府资助的独立住宅赚大发了，但他盖的房子拒绝黑人购买和居住。搞房地产光有钱还不行，得搞定黑白两道，总统他爸才 20 岁出头已经能拿到政府项目，这种营销能力是不是比总统本人还厉害？

在找老婆的眼光上，特朗普和他爸也是一脉相承：不找什么纽约土著，全找外来妹。特朗普的三个老婆，最厉害的第一任和现任都是东欧小镇漂过来的；而他爸找的是苏格兰小村漂过来的。

大家不要觉得苏格兰属于英国，有英语加持，生活不是问题。事实上，玛丽的第一语言并不是英语，而是苏格兰的盖尔语，她刚到美国时，英语很蹩脚，好一点的工作也找不到，只好给富人家当保姆。

当保姆也要有梦想，否则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在姐姐凯瑟琳的帮忙下，玛丽一边当保姆，一边去参加各种有钱人的舞会，这个 18 岁的妹子浑身散发青春气息，很快就碰上了大他 7 岁的弗雷德·特朗普，对方当时也是意气风发。

第一次在舞会上见面，弗雷德对肤白貌美的玛丽一见倾心，据说他回家就对自己的老妈说：我遇上了未来的妻子。

不过，这个 25 岁的有钱人才不是头脑发热型，未来的妻子又不是明天就得娶回家。玛丽等啊等，没等到教堂钟声，反而等来了经济危机，实在混不下去，只好撤回苏格兰。但妹子已经见过了纽约的花花世界，如何能在通村的破房子里安心度日呢？

玛丽咬咬牙，决定再博一次。她又坐上去纽约的船，回去找弗雷德，妹子有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还怕大事不成？

两年后，两人在纽约最奢华的教堂结婚。玛丽终于在 24 岁那年实现了嫁个有钱人的梦想，弗雷德给她买了一辆劳斯莱斯，婚后几年有

记者去她家，说她全身上下衣着精致，一点看不出是从苏格兰小村漂过来的。

讲真，虽然弗雷德很有钱、玛丽很穷，但骨子里两个人是一路人，同样坚韧、固执、雄心勃勃，不同的只是弗雷德脾气暴躁，而玛丽更安静，特朗普曾说：我妈就像勇敢的心一样，沉默地竞争。即使成了有钱阔太，玛丽的革命传统也一点没丢。她会穿着香奈儿、开着劳斯莱斯，去特朗普家盖的所有公寓房里，收集洗衣房里的硬币。

你们别以为这种行为会被她老公看不起。弗雷德也干同样的事，他每天下班后会去工地上转转，收集掉落的钉子，让他的工人重新使用。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两人婚后生了 5 个孩子，特朗普是老四，除了其中一个儿子在 42 岁的时候酗酒死亡，其他 4 个孩子都蛮厉害。大姐 Maryanne 是大法官、三姐 Elizabeth 在银行业工作，小弟弟 Robert 后来也接手家族生意。



五姐弟，左一是总统

弗雷德的脾气很差，是那种专制家长，他给家里定下的规矩是：禁止宠物、粗口和任何零食。每天晚上，弗雷德一回家，玛丽就会如实向他汇报家里发生的一切，哪个孩子不乖，弗雷德直接一顿暴打。特朗普虽然敬重他爸，但他也说：我爸不是那种容易结婚的人。能在这样一个大亨身边待 60 多年，玛丽背后的苦与泪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除了抚养 5 个孩子，她还去当地医院做义工，严重感染，病得奄奄一息，结果弗雷德却对

大女儿说，你妈不行了，你不用在这儿照顾她，赶紧上学去。弗雷德常常夜不归宿，玛丽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做好分内的事。

嫁给像弗雷德这样的男人是什么感受？多年后，他的前儿媳伊凡娜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回忆说，当时她和特朗普一家去餐馆吃饭。特朗普一家都选了牛排，当伊凡娜想点鱼的时候，弗雷德坚持要她吃牛排。



特朗普和父母

特朗普曾经说：我妈是非常传统的家庭妇女。虽然这个家庭妇女平时默默无闻，看起来像是软柿子，但事实是，谁敢挑战她的价值观，她就跟谁拼到底。

1990 年的时候，特朗普因为搞婚外情，跟第一任老婆伊凡娜越走越远，玛丽当时就很看不惯儿子，她一个人跑去参加伊凡娜的生日聚会，还在聚会上朗诵了自己写给儿媳妇的一首诗，更是尖锐地表示，伊凡娜永远是家里的一员。

接下来的一年，79 岁的玛丽在大街上被人抢劫。当时她的钱包里只有 14 美元，但老太太真是勇，当街跟劫匪打起来，最后自己的肋骨被打断外带脑出血。

很多人分析特朗普到底从他爸和他妈那里遗传了什么。他从他爸那里继承了赚钱的本领，而他妈那里继承了从低谷爬起来的勇气，以及一头蓬松酷炫的发型。

玛丽一直活到了 88 岁，在弗雷德去世后的一年，她也在纽约长岛去世。生前，她经常回苏格兰通村，死后，特朗普一家在通村发了讣告：Peacefully in New York on August 7, Mary Ann Trump, aged 88 years. Daughter of the late Malcolm and Mary MacLeod, 5 Tong. Much missed.

18 岁时背井离乡、立志要嫁有钱人，24 岁终于实现了梦想，从贫穷的乡村到美国富人区，从保姆到嫁入豪门，虽然跨越了阶层，但背后的辛酸也只有自己知道。而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的是，她踏上美国的那一刻，扭转的不仅是自己的命运，还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世事多奇妙。

1990 年的时候，特朗普正打算跟第一任老婆伊凡娜离婚，当时玛丽问了伊凡娜一个问题：我到底生了一个怎样的儿子啊？现在，这个问题要留给全美国人来回答了。



加拿大五胞胎（卡城华人网）

今天要说的的是一个老人的故事。她叫 Cecile Dionne，今年 82 岁，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也许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是的，她就是世界上首例成功存活的五胞胎中的一个。



五胞胎!还都成功存活下来了! 放在现在也许没啥，但是在当时就像发现新大陆那么神奇。



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五胞胎，甚至可能连想都没想到…她们成了当地珍贵的“旅游资源”。



政府专门为她们建了一个托儿所，以父母无力抚养她们为由，强行将她们从父母身边带走，就这么“征用”了她们。

托儿所看起来条件好像不错，有游乐场，游泳池，不过其实她们的托儿所就如同“动物园”，周围全都由玻璃包围，游客就在外面参观。有时候托儿所的护士还会专门把她们抱到阳台上供游客观赏。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就如同来看“熊猫”一样…



当时，她们的父亲在托儿所旁边开了一家纪念品店，专门给游客卖女儿的各种纪念品。除此之外，父亲还签署了一项合约，同意将五胞胎送往世博会展出。她们成了加拿大最热门的景点，政府也因此赚了 5 亿加元。

不过，她们并没有一直被政府控制。五胞胎的父亲在孩子们离家后不久就后悔了，他不断要求政府归还孩子，终于，在五胞胎 9 岁那年，他成功了。



五胞胎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不过，她们的日子却比之前更加黑暗了...她们遭到了其他兄弟姐妹的排挤，每天受尽欺负。而好不容易把她们带回身边的父亲，没有给她们丝毫父爱，反倒是性侵了她们。

她们又一次沦为摇钱树，只不过这一次，来自于父母。父母把他们从国家展览的手里解救出来，只是想自己拿他们做展览。很快，父母把她们送往全国各地展出，她们再一次被当作动物一样供人围观。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她们 18 岁。五胞胎受够了这种“被参观”的生活，她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家，跟家人断了联系。



她们渴望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而命运却继续跟她们开着玩笑。离家之后不久，五胞胎之一的 Emilie 因为癫痫去世，之后 Marie 又因为中风去世，五胞胎很快就只剩 3 人。

Cecile 从黑暗过去中振作起来，她去参加了护士培训，最后成了一名护士，组建了新的家庭。



1998 年，剩下的三姐妹因为童年的遭遇对政府提起了诉讼，最终拿到 400 万加元的赔偿。几个姐妹平分了这笔钱。除去律师费，Cecile 分到了 73.5 万加元，她把这笔钱交给儿子保管。然而，没想到，她又一次被亲人出卖！在她快 80 岁，行动不便的时候，儿子卖了她的房子，把她送进养老院。



拿着她的 73.5 万赔偿款以及卖房的钱，人间蒸发了。现在 Cecile 无依无靠，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度日，因为没钱请私人看护，她现在只能住进廉价的养老院，日子过得很惨淡。

刚出生被政府利用，后来又被父母利用，老了还要被儿子利用.... 她被人利用了一生。



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李有财）

作者，李有财，人称财叔，工程师，七十年代初生人，十六年前由山东移民至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屯。虽终日以劳力为生，但受母亲大人教诲并石顽不化，爱好胡思乱想、抄抄写写。然疲于养儿育女，奔波于生活，几近头秃且虑不及远，致凡事无所成。盼借此雅致平台，能高尚有志，无怨眼前油腻，不惧生命苟且。



在万恶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年龄合法，想下无码下无码，想下洋片下洋片。互联网不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使所有的使用者成为信息的提供者。即便象天朝这样全方位三百六十度无侧漏的政府也不能对信息进行绝对的垄断和控制，财叔坚信每台个人电脑都播放储藏过苍老师的人体动作记录片。互联网设计的初衷就是自由和开放，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观念。我朝对互联网的内容和使用限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有趋势实施更加严格控制的网络来取而代之。

网络严格就严格吧，官府不让看苍老师，中华儿女就偷着看，一点也不妨碍中华儿女奔

走在为祖国奉献青春的大道上，一点也不妨碍中华儿女响应祖国号召生二胎的造人计划。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努力与奉献。财叔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团结同学，爱护公物，尊老爱幼，用优异的成绩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长大后，财叔时刻准备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为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同时为祖国防火长城的巨大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早些年，放狗可以找个外国先进文献五的。这些年，这些年，虽然度娘的气质提升了不少，汉字内容检索不再那么土气和离谱，但英文的检索仍旧停留在吃奶的水平上。比如让度娘查英文技术术语“聚合物驱油”，度娘可以做的就是超度你，你可以做的就是问候度娘祖宗十八代。

前几年，财叔在帝都做项目时，不但公司的网页无法显示，而且公司的电子邮件也无法登录。财叔那个上班抓狂啊，伟大的防火长城既阻碍不了蒙古铁骑，也阻碍不了反动势力，却经常阻碍正常的信息传递。财叔上火着急，不得不请教敬爱的苍老师，来缓解压力。互联网是个添堵心塞的地方，同时也是缓解压力的重要场所，苍老师是方法之一。这里，财叔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特别行政区除外）单独看爱情动作片不违法，但与民同乐聚众观看违法，可能涉嫌传播非法淫秽出版物。

缓解压力的方法之二，是到各大门户网站寻求精神刺激，在萎靡堕落的心灵上培育健康的幼苗。无需指点，在那些网站的首页，猥琐的财叔见到下面的标题就双眼放射出炫丽的光芒。

办公室的男女关系到底有多混乱 进来看看 美女在浴室遭大叔看光 事后收到两包东西

女子险遭合租室友强奸 称找套逃脱
装修工与业主母女发生性关系 拍不雅视频
六旬老汉装探头偷拍女租户洗澡
女神海量私房照 蛮腰翘臀惹人遐想
美女健身狂人秀美腿翘臀 坐拥几十万粉丝
直播间惊现蜜汁诱惑 盘点那些网络女主播

缓解压力的方法之三，到论坛骂街，只要不顺眼，立即动用战无不胜的网络暴力，赤裸裸地实施无耻下流的漫骂。骂不过隐，还可以上板砖杀他全家。其实骂人是技术活，在互联网上经过五年以上系统培训，才能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骂人中级职称。骂人中级职称象下面这样：中国那么多兵器你不学，偏学剑；上剑不学学下剑；下剑招式那么多，你学醉剑；剑铁剑你不学，去学银剑！终于，你练成了武林绝学：醉银剑！最后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剑人。

在万恶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三种减压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但存在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大不同。人家有自由，人家爱李小龙不爱苍老师，人家看洋片不存洋片，人家官府管不了那么多闲扯蛋的事。人家有自由更自律，人家看真人秀鄙视低俗，人家骂政府少骂人。确实人家的网站专业性强，正经网站基本上少有低俗内容。究其原因在于，人家有自由度，有专门专业的低俗网站，其它正经网站没必要也没有市场去迎合大众的需求。人家可以自由地勾通，并且有着强烈的自律精神，也就少有必要在网络上装狗咬人。

一只狗在网上非常潇洒地聊着天，一边聊天一边对它的狗兄弟们说：上网聊天的好处就在于，他们谁也不知道我是一条狗。如果你以为这个段子和四大名爹一样，都是国产的，那么财叔必须嘲笑你。在三八六即将成为主流，大哥大还未登场，交换存储介质还是五吋软盘的时候，全球知道互联网的人数还在

七位数以下，中国互联网商业客户是零。一九九三年七月五日，《纽约客》刊登了一幅主流漫画师彼得·施泰纳创作的非主流漫画。这则漫画中有两只狗：一只坐在计算机前的一张椅子上，与坐在地板上的另一只狗说漫画的标题：“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彼德这伙计怎么也想不通会凭这幅无厘头的画在信息技术产业一举成名。中国人民喜欢用微信交流，一般使用虚拟名字和虚拟头像，只有熟悉你的好友才知道你是人不是狗。

从我朝和美帝的网络文明对比看，美帝管理下的人民素质略胜一筹。这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人的自由越多，受得限制少，越是知道自由的来之不易，越是能自律不做狗，网络暴力就越少。如果你认为这个狗屎结论太牵强，那么咱们回到第二个减压方法。财叔从小时候就喜欢车，有幸到汽车城底特律参观过汽车展，观后感用三个词总结：设计、科技和文化。在底特律车展上，部分车商雇有女模。女模普遍端庄典雅，高洁大方。车商向雇客卖的是一种精致的文化氛围。几个月后，财叔特意逛北京车展，观后感用一个词总结：鸡展。一个妖艳的婆姨不停变换着骚情万种的姿势，围绕着一群咽着口水的粗俗汉子不停地拍奶子、腩、沟子。

这类低俗的文化氛围，在网络上的表现也类似。官府不让办低俗小报，不让办专业有色网站，人就越受到压抑，越向往淫秽低俗，越想方设法打擦边球。你那边越是整治到“扯出荷叶带出藕，刨根究底，深挖猛打”，他这边越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底因何如此，不是因为赤裸裸的利益，也不是因为人民素质，更不是因为我国朝生产力落后，那是因为向往自由是人类天性，自由的人有自律。自由的地方，令人向往的集聚地。

中国尼姑（网络）

海城道源寺，是国内一所戒律严明的尼众寺院。该寺院僧人全部为女性，僧团依附辽宁海城大悲寺修行，与大悲寺同为禅宗沩仰宗法脉。海城道源寺与海城大悲寺一样，全体僧人持不捉金钱戒，僧人依照佛陀戒律终身不摸钱，不储蓄。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后，要外出“行脚”半个月左右，行脚途中托钵，只乞食物，不乞金钱。道源寺僧团从 2000 年起开始行二时头陀，行脚乞食，至今已有 18 年历史。道源寺僧团已经走过辽宁、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份。



寺院无功德箱，不搞经营买卖。全体僧人日中一食，过午不食，每天睡 4 个小时，日打坐时间为“五支香”（禅宗术语：燃烧五支香的长度）。

2017 年 9 月 8 日（农历八月十五）凌晨，辽宁省海城道源寺尼众从盘锦道场出发，于当日上午到达盘锦郑家，开始二时头陀（行脚），途经辽宁盘锦、沟帮子、凌海、葫芦岛、兴城、绥中、河北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等地，于 9 月 22 日（农历八月二十九）夜晚至北戴河火车站结束。历时十五天，总行程约六百多里。9 月 23 日（农历八月三十）上午返回寺院。

路上遇到被过往车辆碾死的众生，僧人用随身携带的方便铲将众生铲起，就近掩埋，以息其怨气，长养慈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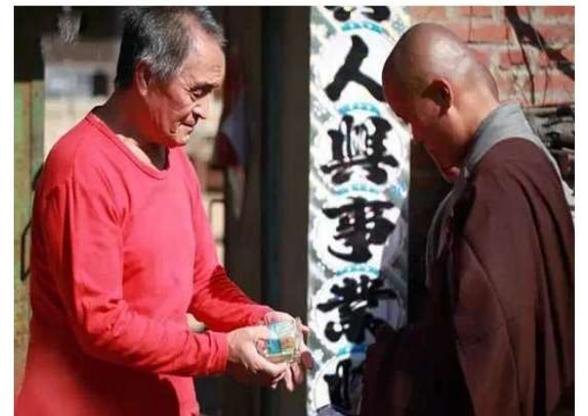


路遇信众顶礼。



路遇被弃的亡故小猪，僧人合力挖坑掩埋。





村民布施米饭。



（编者按）2015年那场联邦大选，硝烟早已散去，但仍然让人记忆犹新，目前加拿大石油行业不景气，让人们对当年政府的选择若有所思。笔者认识桂琼很多年，她热情开朗，喜欢公益活动，英语很好，似乎也热衷政治。当年曾问她，想从政吗？她不置可否。不过，我相信她有、或者至少有过从政的冲动，尤其是她身边已经有大陆移民过来的华人从政取得成功。果然，前不久偶而得知，她申请加入了一个党派。预祝她成功。



桂琼，现居卡尔加里。到今年正好在中国和加拿大各度过一半人生，很遗憾英文还是没有中文那么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喜欢很多人和事，觉得人生充满了许多好奇的事物，让我不可能感觉无聊。我相信朋友如同珍奇的花朵，需要培养，相信旅游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最佳途径，相信孩子是我最好的老师，相信读书是每一天最幸福的时刻，相信大脑空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相信精神上的感动，至少和物质上的满足同样重要，假如不是更重要的话。是啊，国内朋友看了这句话，一定会说，你现在是在用英文思维，用英文语法来组织句子……可我觉得离开中文环境那么久，反而对中文文字有一种清醒的距离感，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写下文字的快乐，不需要与人解释，自己有兴趣的事，才可能坚持。

2015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一年 (桂琼)

2015年十月十九号，联邦大选终于落下帷幕，以历史上颜值最高的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自由党多数席位领先，当选为加拿大总理为结束，完成了加拿大历史上最长的，长达78天联邦大选。

要说呢，我个人觉得颜值高这个名称，似乎不是啥特别大好事，以后做得好大家觉得，嗯，还行，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做得不好？绣花枕头啥啥的评论，就会出现。这一点上，长相一般其实比较有优势，不太会让大家失望。可是，以前看过研究，颜值高的人的确容易得到好感，生存机会高，出头机会多，换而言之，跟动物世界的生存一样，越招人喜欢生存机会越高。比如大熊猫，两只眼睛没有那个大黑圈，一对眯缝眼，能不能当国宝还真另说了吧？

其实加拿大是最礼貌最温厚的国家的称号，得来当之无愧。比如，特鲁多母亲，玛格丽特·特鲁多的背景和她的精神病史，在其他国家，尤其在美国，不知道会整出多少风波来。连奥巴马的出生证，在他执政七年之后，还有人拿出来整蛊不停，川普说过多少次啊，没完没了的。在加拿大，上次保守党崩溃之前，打了一个恶性广告（加拿大规格的恶性），一张相片，定格在自由党党魁克里田的歪嘴上，哇，举国大哗，保守党本来就不支，因为这计损招，一泻千里不回头，大选结束拿到四个席位，二十年后才在哈珀的强悍手腕下重新进入总理官邸。加拿大大选，不论是联邦的，省里的，市里的选举，大多数时候加拿大人会注重这个正能量。这次哈珀下台，左派右派评

论家，都认为太过负能量，所以被特鲁多击败。我自己倒认为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该换人了，不管怎么折腾，恐怕都没有大用。不过，哈珀也不会把政权拱手相让吧？有竞争才有好戏看。

不过，良性竞争真的是很沉闷，搞得大家伙更愿意看川普在那里作势，至少娱乐性极高；更喜欢跟踪希拉里·克林顿的国会质询，看共和党和民主党喋喋不休的没完没了。我倒是真觉得，慢慢看多了加拿大政治，也一样有很多有趣的八卦可以看出来。

比方说我们住的 **Calgary Confederation** 选区，最后的争斗就是落在了保守党 **Len Webber** 和自由党 **Matt Grant** 的身上。在这里，新民主党不成大气候……虽然如此说，2015 五月发生什么事，记住标题啊，叫做 2015 什么都有可能！

先把我们选区的故事按下，我一直都不看好 **Calgary Centre** 的保守党国会议员 **Joan Crockatt**，她这个席位最初是 **Lee Richardson** 的。**Lee** 李同学偏红，和埃里森·雷德福打得火热，2012 年雷德福赢了阿省大选之后，把老友从渥太华拉回来做左膀右臂。2012 年似乎很遥远，但是，从 2012 年起，雷德福就过了一年多一点点的清净日子，然后一个倒栽葱，从省长的位置跌下来，顺带着把阿省保守党四十多年的好日子一起葬送了。**Lee** 同学也没有了好日子，拿了一大笔遣送费，对，很大一笔钱，脸皮厚厚地转身去竞争西北区国会议员 **Diane Albolonze** 退出来的位置，党内提名就败了，否则，在深蓝色的卡城西北区，他一定又稳稳地回到了渥太华继续当他的国会议员。保守党在台上，他也就是个 **back bencher** 后排坐坐的混混，在反对党这边坐还是执政党那边坐，对他来说区别不大……

以此类推，也就是说，338 个国会议员，人人都有故事，但是，都很 **boring** 无聊到沉闷极致。能够让记者去挖掘去探索的，大概不多，所以就没有什么人说，也就没有什么人知道，等到出点啥丑闻，才能让大家大吃一惊。不说嘛，大家对三大政党党魁背景身家都不那么知晓，何况这些人？

其实留心看看，还是能看出很多交错纵横的关系谱。

比如刚刚说的 **Lee** 同学撤了，**Joan Crockatt** 上了，她是野玫瑰一边的保守党，这次联邦大选，特鲁多去年来到卡城，就忽悠到 **Ken Herr** 和 **Dasha Kang** 两个阿省卡城自由党的省议员，退出省级政治，转身联邦大选。很出色的一招，两个人如果留在省里大选，五月橘色风潮，一样把他们也卷走了。爱城的一个自由党省议员 **Laurie Blakeman**，很亲新民主党，一直呼吁阿省新民主党和自由党合并，也在橘色风潮里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民主党人击败（她代表了阿省自由党，绿党和阿尔伯塔党三个党的候选人）。不是说省级竞选失败就不能联邦大选，但是一年之内搞两次大选，任谁都没有这个精力时间和金钱熬下去，所以 **Ken** 和 **Dashan** 一举出手，打破了卡城四十几年没有自由党国会议员的纪录。

有人赢就有人输，几家欢乐几家愁，**Ken Herr** 开心了，特鲁多高兴了，**Joan Croakatt** 就意兴阑珊了吧。不过，大家不必担心，她一任，哦，半任国会议员下来，也会由你和我和大家凑份子，给她一个大红包，我就等着看数字了。不是没有，大选的所有政党所有参选者的财政，都是透明的，三个月（还是六个月之内）必须向 **Election Canada** 加拿大竞选部门澄清帐目，进进出出负债盈余的都有个结果。不报或者谎报，都是犯罪，可以抓起来坐牢的。过后离任国会议员的大红

包，也会公之于众，只是大家不感兴趣，看了也就过了，过了就没人理了。这回要看的，还有一个大新闻等待出现，就是新民党自 **Thomas Mulcair** 以下，人人都要被扣钱，因为他们违规报账，被审计署抓了个正着。不交？不交就扣，大红包留下，扣了不够就要追。你以为 **CRA** 是吃素的啊？

Ken Herr 和 **Dashan Kang** 的选区，和他们自己的省选选区有交叉，所以熟门熟路，一班人马一样结果，借着红色风潮，上位了。大选前几天，形势就开始明朗，连哈珀都明白了，所以他的助手留了好些在渥太华办公室里清东西搬家。本地的大选忽悠派，在电台收音机里就开始预测，大家都赞成自由党是上位了，多数少数政府有争论，多少席位大家不能统一，在卡城大家再次同意四十多年的历史纪录要打破了，**heck**，今年啥年份啊？大家抬头看看，**2015!** 啥事都可能！但是三个人又嘟嘟囔囔地不统一，一席两席还是三席。一席是认为 **Dashan Kang** 的 **Skyview**，没有开票就是定论了。两席是认为 **Ken Herr** 多年的选区，还在治内，加上他多年积累的形象，肯定可以和 **Joan** 同学恶斗一场。三席是认为，**Matt Grant** 人脉广博，区内又是卡大和 **SAIT** 两大院校的左派孩子们支持，击败因为和雷德福不对付的 **Len Webber** 还是大有一鼓作气的势头的。

孩子们住在学校区，有权力选择在本区投票，大选之后 **Confederation** 选区是卡城投票率最高的选区，**75.2%** 的投票率，很多卡大学生成批成批地投票，所以一开票就占上风，一口气坚持到九点多才被扭转风头。**Len Webber** 要是赢得不干脆，来个拖泥带水的一百票之内，我们家自己就要打起来了……唉。

其实，**Matt Grant** 的人脉，不完全是他自己的。他岳父前卡城市长 **Al Durr** 和华人社区非常亲密，**Al** 娶了第二代台山后裔的华人，所以在唐人街的规划上，颇为支持唐人街的提议，否则，今天的唐人街要比现在小很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阿省省议员 **Teresa Woo-Pao** 都跑去唐人街帮 **Matt Grant** 拉票，大概就是看在他岳父的面子上吧？小伙子挺精神，年轻有为的样子，又是一个律师。不过，他的对手，**Len** 同学比 **Joan** 同学，要更有背景一点，啃起来比较难度高一些吧。

Len Webber 在卡城其实名声不如他爹。**Neil Webber** 是以前阿省教育部长，老头退出政坛之后，开了一家私校，**Webber Academy** 是也。**Webber Academy** 现在名声远著，银子花花的收，排着队等着入学的孩子还要被他们挑捡挑捡。老头在阿省政治界上上下下认识的人，不会比前市长少。**Len** 自己是个木匠出生，弃木从政之后，也混到过省级副部长的职位干过，那是在 **Ed Stelmack** 的年代，**Steady Eddy** 被党内外口水淹没之后，愤愤离职，这才有了埃里森·雷德福和马建威的党内激斗，这才有雷德福后来居上，这才有党内踢开雷德福，这才有四十几年之后的哗啦啦大厦将倾……

雷德福下台，和 **Len Webber** 的退出省级政治也有关联。**Len** 同学和雷德福极端不对付，两人从党内斗到党外，幕后打出台前，先是 **Len** 同学对着电视说“她不是一个 **nice person**”，然后退下。他退下，嘿嘿，是有后路的退下。因为这时联邦大选还有一年时间，大选的选区重新划定界限，卡城加多了两个选区，把 **Michelle Remple** 的选区一分为二，**Michelle** 同学有优先权，她挑了偏北的那一部分，**Northill**，**Confederation** 就空了出来，当时眼红的有 **Len**，还有几个党内人士，一个就是雷德福的助手，另一个律师，但是，没有多久雷德福就扫地出门，他也就黯然退出了。**Len** 同学轻松得到党内提名，开始了联邦大选准备。

Michelle 同学呢？当初出道，她是 Jim Prentice 的党内选区助手，Jim Prentice 和哈珀不对付，于是退出政坛，到银行逍遥自在去了。他空出的位置，给了 Michelle 同学，Michelle 同学点子正，靠了不受待见的前辈提拔，凭空毫无阻力毫无波折地进了政坛，然后很受哈珀宠信，一步一步地越来越靠近权力中心。这时候，阿省雷德福丑闻发生，她的前任和前辈 Jim Prentice 被忽悠出来当阿省保守党党魁，成功了。而后，Len 同学阿省省议员退出的空档，Jim Prentice 补选成功，进了省议会。看见没有，这里面的曲折离奇，比说评书不差多少吧？Jim 退出，国会议员位置让给 Michelle，Michelle 的选区多出一个地方，让给了 Len 同学，Len 离开的省议员的位置，又转身给了 Jim 同学当省长需要的议员席位……

之后的故事，就是 2015 年不可能的可能的中心，Jim 认为自己位置坐定，反对党出清，急匆匆赶在联邦大选之前省选，这个跟头栽的，蓝了四十四年保守党江山，被橘色风潮一卷而去。可是，橘色之后，阿省人，尤其卡城人左右看看，有意思，但是有没有些许悔意，不得而知，可是，一次补选，和这次联邦大选，Len 同学击败 Matt Grant，说明也许大概可能。Confederation 选区的 Matt Grant 输了，可是他得到的选票，超过 Ken 同学和 Dashan Kang，只是他的对手，Len 同学得到了更多的选票。

其实我自己平心静气地看看，橘色风潮中心的 Rachel Notley，阿省的新民主党省长，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温厚的女性，认识她和她打过交道的人，多数如此认为。而且她是坚持父辈的信念，不弃不离，坚持原则坚持本色，所以，她得到的省长职位，真的是她福份而来。对比另外两位做过以及希望做省长的女性，雷德福和史密斯，她实在是更好一个版本的政治家。雷德福雷厉风行，聪明过人，但是刚愎自用，任人唯亲，自负高傲，最后就败在了她极端自私的个人品行上。史密斯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她样貌姣好，口齿清晰，但是她绝对没有思想没有道德，我不知道哪个更糟糕，是没有思想还自得不已更可笑呢，还是没有道德底线还毫无认识更可耻。她但凡有一点 Notley 的品德和坚持，或者有一些雷德福的聪明和干练，2012 年就已经结束了保守党的统治，野地里养的花就要搬家里来了。在这样两个女人的阴影之下，阿省人选择了 Notley，也就不得不承认，的确有道理。虽然很没逻辑。

推而广之，颜值也不一定是最后决定因素，因为 Notley 不是颜值如何值得推赞的女性。但是，选择一个政党，几乎都落脚在选择党魁上面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保守党在联邦的权力回复之路，还遥遥无期。在阿省里面的直线高速，也还有很多障碍，不过，到时候看一个使劲眨巴眼的 Ric，对阵一个死木头一样的 Brian，我看 Notley 说不定还有一部分胜选的可能，当然了，那也要看新民主党会不会把大家税都提高了，自然而然回家再等三十年吧。

艺术板块

ART

王小波与现代中国的情欲生活 (纽约时报)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至 80 年代晚期，面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创伤，中国作家挣扎着试图为自己的痛苦找到合理的解释。与帝制时期的读书人一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为国家服务。作为“忠臣”，他们会提出批评，却从不会想要推翻整个体制。然而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遭到了毛泽东的迫害：哪怕只是提出了最温和的建议，也被迫下乡施肥耕地。

这一时期很多人的写作，成了后来人们熟知的“伤痕文学”，它们多叙述有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少数人创作了性意味强烈的青春小说，背景则设置在广袤的内蒙古，或想象的浪漫化的西藏。几乎所有故事都透露着自怜与乏味，写作者申诉冤屈，却不去反思自己也曾为这个杀害数百万人的体制效命。

然后，1992 年，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出版了一本诡异的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幽默而荒诞的故事。“文革”期间，两个年轻人被下放到偏远的中缅边境。两人发生了婚外情，被领导抓住，被迫不停地写交代材料、为所犯下的罪行在乡下游街示众。他们逃进山里，然后又回来面对更多的惩罚。直到有一天，他们被释放了，但是两人毫无悔意，而且有点被弄糊涂了。

因其通篇充斥着滑稽的情欲描写，这本小说迅速出名。但在这个故事里，情欲并不是压抑时光下的解脱，也不是边疆环境所释放出的天性。在这个故事里，性和情欲是为共产党所控制的——党员干部让这对情侣不停地写交代材料，为的是自己对着黄色段落想入非非——叙述者和他的情人却赋予其深意；只是直到后来，在故事的结尾，他们才明白过来。

情欲描写之外，这篇小说最令人震惊的是它对知识分子的刻画。这些人几乎与控制他们的党棍一样坏。小说的主人公将情人骗上床，与当地入斗殴，还在工作时磨洋工，跟折磨他的人差不多狡猾。小说的标题更为故事增添了荒诞感——“黄金时代”，让人看了不禁疑惑：这怎么可能是任何人、任何国家的黄金时代？

这本书的作者王小波，又是谁呢？他不是作协成员，之前也从未发表过小说。但是《黄金时代》在台湾出版后，便迅速在大陆出版，还大受欢迎。《黄金时代》之后，王小波出版了一系列中篇小说与杂文。大学生尤其钟爱他，他们喜欢他的愤世嫉俗、讽刺幽默，当然还有情色描写。

1997 年，仅仅 5 年后，44 岁的王小波突发心脏病死亡。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离世。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普遍看来，他是一个凭借下流粗俗的作品而走红的作家，也没受过什么正规训练。而在国外，他没有作品被翻译。他似乎注定成为诸多被人遗忘的作者之一，他的作品将仅沦为日后博士生研究文学思潮的素材。

然而，在王小波死后的 20 年间，事情起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在西方，他还是几乎默默无闻，只有一本中篇小说集被翻译成英文。但是在大部分中国读者和世界范围内的批评家眼中，他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他有两部新的作品集在中国出版；人们创建网络论坛，纪念他的生命与写作；一家咖啡店以他命名。他出现在所有中国现当代小说集之中，他的杂文也被视作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

王小波是早期的互联网使用者，曾在网上为弱势群体发声——这在当时很不寻常；尽管对于当前的公众人物来说，这种现象已经比较普遍，比如导演贾樟柯、作家廖亦武、小说家阎连科。他与近期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有几分相似，虽然明显不如后者活跃：与刘一样，他也是一名闯入者，是在国家文学、智力机制以外努力促进变革的人。

王小波于 1952 年出生在北京，在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他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是一名大学教授。王小波出生那一年，王方名被划为“阶级敌人”、开除党籍。新生的儿子取名“小波”，寓意家人希望这次的政治问题只是个小风波。可惜现实并不如人意。王方名，还有与他情况类似的一批人，在 1976 年毛泽东死后才获得平反。

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在回忆录中曾提到，母亲对于父亲的政治问题十分担忧，怀孕期间一直以泪洗面。她也无法母乳喂养，王小波生来就有佝偻病。他的头骨隆起，还有气肿胸。他的骨头很软，可以常常肚子贴地，将腿扯到头后面，像个螃蟹似的在地上移动，他常这样逗兄弟姐妹。孱弱的小波却有一个特权，他可以一把一把地吃补钙糖丸，而兄弟姐妹们只能嫉妒地看着。

尽管家庭遭遇不幸，王小波仍然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父亲有大量的外国文学中译本，他在学校盯着墙壁走神，一回到家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莎士比亚、奥维德、薄伽丘，他还特别喜欢马克·吐温。据哥哥估计，他一小时可以读一百页，就算是马克思、黑格尔，或者古汉语书籍也是如此。

王小波 14 岁的时候，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谋求清除党内异己，回归革命的纯洁性。“文革”很快转化为动乱，伟大领袖就命令年轻人上山下乡，向农民学习。王小波身子骨弱，却被边境的浪漫传说吸引，志愿去了云南。到达云南时，王小波 15 岁。在云南，他不停地写作。他会半夜起床，用一只蓝色钢笔在镜子上写，写满了就擦掉，再重新写。他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一遍遍构想他的故事。

1972 年，他回到北京，并继续写作，但是一直没有发表。他在工厂里待了六年。大学恢复招生后，他考入大学并获得了学位，毕业后在一所高中教书。这段时间里，他始终保持着沉默，直到有一天他忍不住了。

过去的 25 年间，我与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见过几次面。很长时间以来，对我来说她的主要身份都是中国最前沿的性学者。我曾就“文革”期间的性解放问题对她进行采访（这是被外国记者写滥的老套话题；试想我们读过多少关于中国人性解放的文章）。

直到最近，我渐渐意识到，她实际上还是个年代史记录者，她记录着一个深刻的命题，即私人领域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回归。她研究中国同性恋运动，撰写相关文章，近几年也不断为跨性别、双性恋群体发声，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她所关注的是政府从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撤离。

今年春天，李银河跟我谈起已故的丈夫。她说，他们有相似的教育背景，两人都来自知识分子家庭，都曾偷偷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小说。20 世纪 80 年代两人在美国期间，王小波曾阅读米歇尔·福柯，了解他关于人体、身体的观点。但是她感觉王小波受伯特兰·罗素个人自由

的观点影响较大。“他最爱引证的是罗素，最基本的最早的自由主义。”她说，“这些作品应该是从小就看吧。”

两人在 1979 年相遇，第二年就结婚了。李银河是新一代的社会学家，是在这门学科解禁后接受的学术训练。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因此社会学被看作多余的学科。在中国先锋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支持下，1982 年至 1988 年，李银河赴匹兹堡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王小波也在后四年伴随她游学美国，跟随美籍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学习。

现已退休的许倬云告诉我，一开始王小波让他感到头疼。尽管还不是一个职业作家，这个年轻人显然很想写作。同时虽然生活在美国，他却很少说英文。“我意识到我要培养的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而是一个需要了解历史的中文小说家。”他说，“他当时正在写一种创伤文学。”许倬云安排王小波上独立研究课程，去系统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近代史——弥补共产主义时期的教育空白。王小波最终获得了东亚研究专业硕士学位，但在读书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虽然最后手稿都留在抽屉里，没有发表。“他还没有准备好出版。”许倬云说，“我很尊重这一点。我的目标就是帮助他发掘。

李银河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夫妻二人回到了中国，并且合作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课题研究：《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小波则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历史与社会学。

1989 年爆发学生运动，以 6 月 4 日的天安门事件告终。王小波仍然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六四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西单（人员死伤最严重处附近的一个路口）。”李银河说。他们看着抗议人群，希望他们可以完成自己这代人没做成的事。“王小波还躲在街角的水泥安全岛旁边照相。”她在采访中说，“当时我们有点这个想法就是年轻人搞呗。”

保持沉默成为王小波最著名的杂文《沉默的大多数》的主题。他描述，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人因为无所不在的伟大领袖保持沉默，领袖的思想和精神日日夜夜连珠炮似的打在人们身上。这给人们留下了伤痕。对于王小波来说，这伤痕让他“信不过话语圈”。挣扎着寻找自己的声音，成为他的个人求索，也成为整个国家在毛泽东时代所遭受创伤的集体寓言。

正是这一点，让王小波开始关注中国同性恋群体。弱势群体是沉默的群体，他们被剥夺了声音。社会漠视他们，有时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王小波由此顿悟——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失声的：

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作为最后这种人，也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西方研究王小波的最重要的年代史作者，是巴黎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魏简(Sebastian Veg)。他认为，王小波被 1989 年的屠杀震动，也为自己没能给予抗议者足够的支持感到痛心。同时，他也在为改变社会寻找新的、高于抗议与游行的方式。终于，他有话要说了。1992 年，王小波完成了《黄金时代》，一本他自 1972 年从云南返京起就一直在写的书。他不知道如何出版，

就邮寄了一份稿件给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许教授将书稿寄给台湾的《联合报》。王小波获得了《联合报》文学奖，最终进入了他所谓的“声名狼藉的疯人院”——话语圈。

王小波是家中的二儿子，于是他的大部分主角都叫“王二”。《黄金时代》中的王二，21岁时到云南插队，遇到了陈清扬。陈清扬是一名26岁的医生，丈夫已经入狱一年。有谣言说陈清扬是“破鞋”，她背叛丈夫与王二有一腿。陈清扬让王二发誓他俩没有任何关系。王小波拿他父亲的逻辑学公式开玩笑，这么告诉陈清扬：要证明我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1.陈清扬是处女；2.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这两点都难以证明。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

最终俩人发生了关系，逃到山里。后来他们被抓，挨了批斗——他们被逼站在台上，重演罪行。对此陈清扬并不感觉耻辱，只感觉到是一种表演的挑战。被迫写交代材料时，两人都讲述了他们风流性事中最荒唐的故事，将惩罚看作一种文学练习。批斗结束之后，两人在房中做爱；这样的真挚情感行为，是党所无法控制的。

这些经历让王二意识到，社会不过是一系列权力关系。在村子里，他注意到当地人不仅阉公牛，还将睾丸锤碎，以确保牛以后只知道吃草干活。他说，这之后，最好斗的公牛都成了温顺干活的牲畜。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这种掌控与被掌控，在王小波的其他小说中也有体现。《黄金时代》是“时代三部曲”的第二部，另外两部是《青铜时代》和《白银时代》。在他笔下，这些不同时代的社会中，人们都在忍受痛苦，“文革”只是其中一种。《青铜时代》收录了一系列奇妙的唐代故事（其中一篇《舅舅情人》由陶建(Eric Abrahamsen)翻译为“Mister Lover”）；《白银时代》是一系列未来主义的反乌托邦故事，故事中的社会控制几近完美。他生平仅有的两本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与《沉默的大多数》当中，也记录了他的思想。这些杂文原大都刊登在中国南方的先锋杂志、报纸上。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南方媒体也挨了锤、变得温顺。

我与王小波见面，是因为他1996年在《东方》纪念“文革”三十周年特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的这篇文章分析了人类历史上的几段无理性时期，以及抵制的思想家们：挑战罗马教条的伽利略，反对纳粹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反对毛主义极端行为的中国作家老舍。文章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他接着谈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与这些时期的相似性（实际上，这在当前中国依然成立），谈到当时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

我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他家附近的一间旅馆里。他来时衣冠不整，穿了件夏威夷衬衫，看起来像个周末没事儿出来消遣的香港商人。他歪咧着嘴，一头乱发梳理得过于潇洒了点。他喋喋不休地说了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回他家见了他的妻子，一起玩了会儿他的电脑。

他抱怨得最多的，是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书中收录了六名年轻作家的议论性散文，这些作家都受够了美国，受够了美国对中国可察觉的欺凌政策。他们咆哮着反对好莱坞、波音喷气

式飞机，还有其他提醒中国它与外界密不可分的东西。王小波认为这本书是垃圾，这些作者是一群机会主义者。“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过痛苦。我们见过事情的阴暗面，”他告诉我，“但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对这些一无所知。（这些作者）都矫情又不讲理，我不喜欢他们。”

王小波认为这些年轻作家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犯了一个大忌：他们渴望引领社会，而不是从外部观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他说：“中国社会的弊病主要源于国家独裁与中央集权。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人的概念。”

我们见面后半年，王小波去世了。“时代三部曲”在他离世几天前刚刚出版，他却没能看到。他的朋友、文学批评家艾晓明在他被送入火葬场的焚化炉之前，将“三部曲”放在他身上。她想这应当是王小波的遗愿吧。

王小波作品的影响力在那狂热的五年中日益扩大，中国的批评家对他的作品表现出更多的赞赏。王小波逝世五周年时，前文化部长王蒙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称他一直“活得很清醒”。他的书籍销售量也居高不下。上海的批评家、文学教授黄平在一次采访中说，王小波现在可与“二战”时期的作家张爱玲比肩，是最受欢迎的当代中国作家。

王小波生前完全没有料到这些。“主流文学对于他的作品评论不多。”李银河说，“人们只是开始注意到他的作品和杂文。我们对于销量也没有概念。”

黄平却对王小波的流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尽管批评政府的人士将他看作自由主义者，他也可以被理解成一个通过讽刺与嘲讽、为中国中产阶级开脱社会问题责任的人。黄平说，王“不是克服问题，而是在反讽性中告诉你，与你无关”。

这或许是王小波的作品能够在大陆出版的原因之一——书中的幽默与讽刺增加了过去与现在的距离感，基本上为当下的共产党赦免了它半个世纪前的罪行。但阅读他的作品，你会知道他所秉持的不是林培瑞(Perry Link)所谓“愚蠢的戏谑”——幽默不是他用来逃避社会批评的工具。在他的小说中，体制与官员明显都走入了歧途。而他的杂文，尖锐地批评民族主义这样的社会议题。他对于社会边缘人群的支持，现在在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很常见。如艾晓明，她转而拍摄电影，加入胡杰、吴文光这样的独立电影人，记录反右与“文革”受害者的故事。李银河成为 LGBT 运动的倡导者，并最终出柜，公开了自己的跨性别伴侣。

只是在海外，他仍鲜为人知。王小波仅有一本英文译作出版，其中收录了三个中篇故事，包括《黄金时代》和选自《白银时代》的《2015》。书的标题很傻气，叫做《王二的爱欲枷锁》(Wang in Love and Bondage)。封面特别糟糕，让人联想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犯罪小说：一间廉价酒店的房间里，站着一对幽会的男女。另外有两篇杂文可以在线阅读。但是他百分之九十的作品还没有被翻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疏忽。因为国外出版商似乎经常在搜寻（从一些已翻译作品来看，他们似乎急不可耐）来自中国的声音，以回应这个国家的崛起。

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说，王小波作品缺乏译本绝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好读。王德威教授在他的《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2017) 中收录了王小波和他的作品。除此之外，王教授还经常在自己的文学课上介绍王

小波，前来听课的并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尽管他们对于这个人 and ‘文革’并不了解，却还是很喜欢他的作品。他们喜欢他的文风、故事、笑话，还有忧郁。”王教授告诉我：“这些话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读者。”

今年四月，王小波的二十年逝世纪念日，中国最知名的一些文学批评家举办了他的作品讨论会。而他的遗孀，还有几名忠实读者，去了他在京郊的墓地悼念他。他们将一瓶他喜爱的白酒洒在墓前，读了几首诗。祭奠者们穿了纪念 T 恤，正面有王小波的头像和他的生卒年（1952—1997）。“对于我，人生中能遭遇一次浪漫爱情挺不容易的。”李银河登上陡峭的山路时这样说，“他是引发的引子，感觉非常好。”

李银河身后跟着张林林，一位 30 岁的高中历史老师。张林林常向他的学生讲述王小波。他说学生们一开始都是被情欲描写所吸引，但最终让他们所追随的，是他的理念和社会批判。对于张林林来说，王小波不仅仅是他最喜爱的作家，更是一面路标。王小波有原则而经过思考的生命，给他自己以生命的启示。“尼采当年遇到困难时，他会找一张叔本华的画像，会喊，叔本华救救我。”张林林说，“我的话，我会拿一张王小波的像，想想王小波会怎么做。他是一个完人。”





我的英文名子是 Sherry Wong，中文名子是王茜，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受父亲影响，我自幼酷爱文学。大学期间开始写诗。曾多次在校刊上发表诗作与文章，同时也在当地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诗作。

1988年，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怀揣一个留学梦，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刚来时英文水平有限，又忙于学业工作，无暇写作。大约八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现已陆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得三个文学奖，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

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代人。我们有着共同的青春，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经历。感谢你们花时间阅读我的拙作。

《丰乳肥臀》读后感

历史的巨浪，
在腥风血雨中翻滚。

母亲的乳房，
支撑着弱不禁风的灵魂。

英雄与强盗厮杀，
魔鬼与魔鬼交战。
冤魂追逐着鬼火，
生命与死亡相伴。

上帝背过身去，
不忍看白骨如山。
温存如一缕游丝，
在母亲双乳间抖颤。

烽火终于熄灭，
饥饿将人性强奸。
天使与魔鬼共舞，
金钱与权力纠缠。

乳房们日见苍老，
乳汁早已枯干。
母亲轰然倒下，
带走了一世辛酸。

沙月亮

想当年豪情万丈，
到后来家破人亡。

司马库

鲁立人大义灭亲，
可叹你大义灭己。

司马粮

你需要多大的智慧，
才选择远走高飞？

鸟仙

可怜你香消玉损，
但愿是鸟归仙乡。

鸟儿韩

你逃得过日本鬼子的皮鞭，
却逃不过人民政府的铁拳。

来弟

你是一只山中的野兔，
被猎人们赶到色狼口中。
在你行刑前的一瞬间，
可曾想到你的鸟儿韩？

想弟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念弟

在所有的死当中，
你死得最为幸福。

盲女

你如一株无名草，
悄悄地生，默默地死。

哑巴

色迷迷英雄难过美人关，

惨凄凄美人过不了英雄关。

沙枣花

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
你不该用忠贞捍卫一个陈旧的誓言。

龙场长

用生命抢劫禁果，
你死得惨烈，活得辛酸。

大人物

你是一条蛆，
只能在粪坑里繁殖。

金童

你是上官家的希望，
却活得如此窝囊。

母亲

老牛吃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奶。
母亲咽的是泪，
挤出来的是血。

昙花的祈求（姍竹）



姍竹，少不更事时与诗为伴，在词藻韵律间感怀人生，年年暮暮朝朝。去国十余载，现旅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在落基山下听风读雨焚雪品茗，赏花赏月赏秋香。有采他乡石之心无攻玉之意，淡泊不志明。贪念美食而不喜做饭，爱买碗。无主张，缺信仰，唯两大恨事：听傻子讲历史，听庸人评时政。

昙花的祈求

假如月静风轻，
我矜持地开放，
展露万种风情。
那么请你相信，
我不是奢求你给我你的一生，
不是奢求令人颤栗的永恒。

而此刻你能否回过头来，
看一眼我生命中最后的洁白。
能不能请你回一回首，
因为今夜再没有别的借口，
你是我凋零的唯一理由。

如果深爱不是罪过，
原谅我在瑟缩的风里，
求你给我这一刻，
深爱的人啊，
请你不要吝啬。

伴读

当众生睡去，
夜雨奏起古老的秋歌，
悄然老去的我，
依然倚在窗前，
渴望夜读的你忽然回过头来，
说 一生一世，
爱我。

写诗

那年的涛声已漂走，
窗外依然有一季的花开花谢，
一季打不开的丁香结。
无处投奔的时候，
只能伏在案头，
写临江仙啊，
写，
夜残人消瘦。

同行

初春的夜里，
我谦卑的心静静听你诉说，
如同翻阅一部英雄的历史，
如同颂读一首铿锵的诗。

你轻轻的一笑，
摇落了满天星斗，
惊起我心中蛰伏了千年的群群沙鸥……

而身后划空而去的流星里，

哪一颗是今宵无缘而落的那滴泪？
是我凝望你时骤然璀璨的眸光，
和转瞬暗淡的凄凉……

圆明园

少年悲壮的情怀，
已随林花逝去，
凭栏依然相问，
谁解登临禅意，
提笔依旧相约，
要留字字珠玑。

斜晖里的故国，
颓然如我，
崩溃于那场焚心的烽火，
衰老于那首嘶哑的子夜歌。
凄凉亦如我，
如我对着落叶和秋声，
诉说千古兴亡和旧事不可挽回，
诉说纷纷坠落着的泪，
嘤嘤痛哭着的悔……

流星雨

当皓月迟疑着从海上升起，
当面颊依然年轻，
梦里依稀还有美丽的诗句。
我却不得不微笑着相信，
那超然若梦的，
只是年少婉约的记忆，
真实的人生里，
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流星雨。

而今夜月影绰约的沙滩上，
为什么还是有人信誓旦旦，
盼海枯，盼石烂，
说此情……永远不变。

海之夜

长夜君临，
沿岸错落的灯火，
燃起满天的寂寞。
在潮汐与星雨交相辉映的刹那，
骤然明白起初的轻愁，
已被岁月镂刻成不朽，
总是在不经意时悄然涌现，
让人形销影瘦，
珠泪长流。

在空旷的沙滩上我向风而泣，
直问难道这就是永恒的含义？

秋寒

梦里梦外，
你愀然的眸，
铸成永恒的凄楚，
你的身影伫立成一株，
瑟瑟的相思木。

秋寒过后，
骤然明白我迷茫的回顾，
是个永恒的错误，
不可原谅，
不可饶恕。



印第安系列 诺日泊斯人长征（上） （耕者）



耕者，资深石油工程师，在加拿大出版《印第安悲歌》一书。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千难万险中结束，回首十数万红军将士白森森的尸骨，毛泽东挥毫泼墨写下这气势磅礴的诗句。中国红军长征的半个多世纪之前，北美大地上的诺日泊斯（NEZ PERCE）印第安人，也进行过一次“长征”。这些印第安人为了活命，离开家乡，像红军那样不停地走；红军一路上被国民党军队围剿追杀，这些印第安人也被美国军队围追堵截；红军历尽千辛万苦，最终逃掉一劫。诺日泊斯人饱受惊吓，尽尝饥饿和劳顿，终于没有走出来，他们投降了。

诺日泊斯大酋长约瑟夫既没有毛泽东的豪情，更没有毛泽东的才情。投降时的他，只剩下一颗绝望悲伤的心。约瑟夫跟美国人说了一番话，像毛泽东这首著名诗词一样被很多人知晓，在印第安人中广泛流传。

那个寒冷的早晨，约瑟夫骑着一匹伤痕累累的战马，带着两名穿得破破烂烂的武士，向严阵以待的美国军队走去。面对枪口，他说：“请你们听好，我已经厌倦战斗。我的酋长们被你们打死。天气很冷，我们没有毛毯，孩子们就要被冻死。我的民众被你们打散，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没有食物，我想他们已经因饥饿寒冷死去。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去寻找我失散的孩子，看看我能找回几个，我会到那些死人堆里寻找他们。我很累，我的心忧伤而脆弱。现在我指着神圣的太阳向你们发誓，我放弃战斗，永远放弃！”



Chief Joseph, at Tongue River Cantonment in Montana Territory, taken by John H. Fouch on October 23, the same day the Nez Perce prisoners arrived, three weeks following the surrender.

没有眼泪，没有激愤，一个曾经坚韧不屈的酋长就这样平静地向充满敌意的美国士兵叙说他心里的哀伤。然后，他下马，顺从地变成俘虏。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17日由大本营瑞金撤退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红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历时两年

零五天。长征经过十四个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红军对外宣称走了两万五千里，所以人们一直称其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披露，实际的路线长度是一万八千零八十八公里。

诺日泊斯人的“长征”远远没有这么宏伟壮阔，他们于 1877 年 6 月离开家乡踏上逃亡之路，到 10 月份投降，大约走了五个月时间，行程近三千公里，途经今天美国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怀俄明州以及蒙大拿州。就在他们即将逃出美国进入加拿大边境的时候，陷入美军重重包围，“长征”失败。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常常想，如果这些印第安人能成功逃进加拿大，他们的“长征”就算胜利了么？恐怕不能这样认为，那一片土地被英国人控制，英国人和美国人有什么区别吗？没有。

如果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前尚抱有一线不甚明了的希望，可以肯定地说，诺日泊斯人的“长征”，从一开始注定就要失败。

中国红军出发人数是二十万，到达陕北后剩下不到六万。诺日泊斯人离开他们家乡时有四百五十名武士，五百五十名妇女、儿童和老人。到投降时，武士剩下八十人，妇女、儿童和老人还有三百五十人。

红军长征主要领导人博古、李德、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人。诺日泊斯人“长征”中几个主要酋长是约瑟夫（JOSEPH）、奥利库特（OLLIKUT）、看玻璃（LOOKING GLASS）、图胡胡若特（TOO HOOLHOOLZOTE）、五处伤痕（FIVE WOUNDS）、彩虹（RAINBOW）、白鸟（WHITE BIRD）和瘦鹿（LEAN ELK）。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几经谋划、游说和激烈交锋，终于夺得红军最高领导权，奠定自

己领袖地位。这几个诺日泊斯酋长在逃亡路上不停更换领导人，遵循的原则是谁有本事谁上。

红军长征的原因非常清楚，1933 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如果不逃亡，将面临被国民党全部歼灭的悲惨命运。而诺日泊斯人“长征”，我需要一些篇幅来介绍。

在今天的华盛顿州，有一处峡谷叫瓦拉瓦拉，世代生活着诺日泊斯人。这是一个性格安静的民族，从 1805 年白人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探索，到 1855 年四十年间，诺日泊斯人与白人和平相处，没有发生过争端。

为了让更多白人居民迁移过来开发这一地区，地区总督决定压缩诺日泊斯人土地面积。诺日泊斯人没有反抗，他们答应白人要求，只在规定区域内活动。诺日泊斯族酋长老约瑟夫（OLD JOSEPH）是一个信奉基督的善良老人，他对白人表示，只要让我们继续生活在这块祖先留下的土地上，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进入六十年代，陶金热导致疯狂移民潮，大量白人做着一夜暴富的发财梦，涌入瓦拉瓦拉峡谷。1863 年，地区总督又一次把诺日泊斯人找来，宣布说遵循神的旨意，要把诺日泊斯人土地面积缩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这意味诺日泊斯人必须让出瓦拉瓦拉峡谷。

老约瑟夫酋长当场撕碎他每日必读的圣经，宣布放弃基督信仰，他对白人说，你们是一群虚伪贪婪的人，我厌恶你们这种无耻行径。老酋长拂袖而去，他和他的人民继续生活在瓦拉瓦拉峡谷。

老酋长带头脱离基督信仰，大量诺日泊斯人也纷纷退出基督教，改回原来他们自己的大神灵教。这些温顺的印第安人开始反抗白人，对白人敌意程度日益加深。

1871 年，老酋长病逝，众人推举他的两个儿子约瑟夫和奥利库特继任大酋长。白人得知老酋长过世，觉得可以乘机利用。一

些白人定居者陆陆续续迁进大峡谷，声称脚下的土地是政府分配给他们的，现在属于他们。这些白人让印第安人滚远点儿。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印第安人胆敢继续在峡谷里游荡，就把你们种族灭绝，像你们的先辈一样，统统干掉！

1877年5月，将军奥利弗·哈佛（OLIVER HOWARD）正式接到华盛顿白宫命令，三十天之内，所有诺日泊斯人必须带上他们个人物品和牲畜，离开瓦拉瓦拉峡谷，任何胆敢不遵循这个命令的诺日泊斯人，政府将视之作为一种战争挑衅行为，将用战争方式予以解决。

约瑟夫接到政府通告，气愤万分，但考虑到自己刚刚担起领导部落的重任，他不想战争，决定让步。当他宣布这个决定时，约瑟夫立即受到来自族人巨大的压力和嘲笑，武士们骂他是懦夫、软蛋，威胁要把他从大酋长位置上轰下来。

约瑟夫的弟弟奥利库特，被公认是全部落最勇猛的武士和最勇敢的猎手，他坚决支持哥哥的行为，兄弟俩一致认为诺日泊斯人不是美国人对手，一旦发生战争，结果只能是惨烈的种族灭绝，这样的故事，他们知道得太太多。

然而就在诺日泊斯人准备按照美国政府要求迁移的时候，一件意外事情发生，这个事件导致诺日泊斯人“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故事，建国后被执政者大肆宣扬，国人耳熟能详，毋需多讲。这里，我开始叙述诺日泊斯人的“长征”，你会发现，这一大一小两个长征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其惨烈和艰辛，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结局。

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者后来夺取全国政权，不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更从此掌握中华大地上芸芸众生的命运；而印第安人，无论怎样挣扎抗争，他们的命运，始终牢牢地被白人掌控。

1877年6月一个清晨，约瑟夫和奥利库特兄弟俩远在三文鱼河南岸放牧牛群。镇子里，诺日泊斯一个年轻武士喝醉酒并遭到别人嘲笑。这个武士的父亲早年被白人杀死，别的武士讥笑他胆小如鼠，不敢替自己的亲人报仇。当天夜里，这个气血方刚的年轻人，联合两个伙伴，一口气杀了四个白人。这四个白人平日横行霸道，对印第安人充满敌意和蔑视。

流血行动引起连锁反应，其他年轻武士纷纷效仿，开始袭击他们平日痛恨的白人。两天之内，十五名白人男子死于非命。

年轻的诺日泊斯武士们聚集起来，群情激昂，他们狂热地呐喊，战斗！战斗！杀死白人！杀死白人！夺回我们的土地！夺回我们的土地！

约瑟夫闻讯火速赶回部落，场面的完全失控让他心急如焚。事情如出弓之箭，已然无法挽回！约瑟夫此时此刻清楚地知道，他一直害怕的残酷战争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他有两种选择：一，沉默，退出事态之外，这场哗乱是年轻武士们自行爆发的，与他无关。白人军队开进来，把这些杀白人的武士们交出去。二，参与，按大多数人希望的那样，领导他们反抗白人。

约瑟夫选择了后者。他说，我的兄弟们，请冷静下来，战争开始了，我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共同战斗。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战争中，你们不可以屠杀白人妇女、儿童、老人和受伤的人。

在我读到的所有印第安酋长反抗白人的故事里，我发现，绝大多数酋长们在战争中都自觉不自觉地要求他的武士们遵循这一天然人道主义原则。相反，看上去温文尔雅的欧洲白人，对付印第安人时，往往执行种族灭绝政策，不放过一个人。

Novel 《Horse》 chapter 14 & 15 (Steven Neu)



Steven Neu, the author of <<Elegy of American Indians>> published in Canada. He lives in Calgary with his wife Eileen, son Craig, and dog Ace.



Chapter 13

I knew the first night back at the camp would be very hard for Mah. The best solution for him was alcohol. I bought three bottles of booze and two grilled chickens. I

had a plan to let him to drink with me all night.

However, Mah disappeared after he left Captain Ding's office. I looked for him but couldn't find him. It was getting darker and darker. I searched everywhere in the camp: the chicken coup, the pigsty, even rat holes. He was nowhere to be found. He had evaporated like a dewdrop.

I was morose and returned to my room, started drinking and eating by myself. Now, the night became very hard for me!

After midnight, I had drunk two bottles of booze. I was very drunk. Raising my head, I looked up at the dark blue sky through the window. The moon was beautiful, like a round dish made of ice, with melted edges that were a little bit fuzzy.

I staggered out of my trailer to pee. A puff of cold wind swept over me. I shivered. The wind seemed to sober me up a little bit. Where is Mah? Goddamn it! I should find him and then continue to drink.

"Mah! Where are you? Did you die?" I yelled out.

My shouting pierced through the cold, quiet night. It sounded extremely coarse and sharp. I laughed, and shouted again.

"Fuck your mom! Are you crazy - You Bastard! You woke me up!" Big Stick yelled as he walked towards me.

I turned around and ran into my room. I came out again with a cleaver in my hand.

“Fuck your mom Big Stick! I haven’t forgotten how you beat me up like a dog. Now, it is time to get you back. I will kill you!” I yelled with excitement, and charged at him.

I raised my cleaver high, and aimed at his forehead. I wanted to split his fucking pig head open! However, I felt a heavy blow to my jaw. It launched me into the air. I flew over a fence into the pig sty behind me. I landed in a big stack of pig shit. It was thick, soft, and warm, like a mattress.



In a blur, I saw Big Stick jump over the fence and run towards me. I spotted a shovel and grabbed it. I ran towards him. I wanted to kill the bastard!

I saw a shadow in the dark. That’s him! I waved the shovel as hard as I could. I felt my shovel hit a soft body and I heard a horrible squeal. It’s him! Big Stick! Yes! I knocked him down!

I raised my shovel again, one, two, three... He continued to squeal. How could Big Stick scream like a pig? It didn’t matter. I did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it. All I could think was: Kill him!

I pounded him harder and harder. The squeal gradually faded away until it was quiet again. Good! I killed the son of a bitch!

I didn’t stop though. I wanted to completely pound Big Stick into the dirt, so we wouldn’t have to bury his disgusting pig body.

I was sweating heavily, panting, and grew extremely tired. As I dropped the shovel, I fell to the ground. My job was done.

The workers ran out of their trailers. They dragged me back to my room. They took off my clothing, and laid me in bed. I immediately fell asleep.

Killing a guy was a hard work, wasn’t it?

I did not know how long I had slept. I woke up thirsty. The room was dim and filled with the smell of cigarettes. There were lots of people in my room. My head felt like it was going to explode. In a daze while I was half sleeping, I heard them chatting.

“Where is Big Stick now?”

“Fuck, how would I know?”

“Is he still sleeping?”

“Yup! Like a pig!”

“The son of a bitch drank two big bottles of booze by himself. Two, entire bottles! Unbelievable!”

“I guess he was too drunk to know what he was doing.”

“He was crazy!”

“Did he die?”

“Of course he died. His fucking head was smashed like pumpkin! ”

“There was blood everywhere.”

“Damn horrible!”

“Scared the shit out of me!”

“We need to be far away from this mother fucker when he gets drunk next time.”

“Ya! He’s pretty dangerous!”

What?! I killed Big Stick? I smashed his head open? What did I do? No! It wasn’t me!

Goddamn it! I’m going to jail. I’m going to be sentenced to death, like Chick. I cried. My stomach cramped. I vomited some yellow liquid, and fell asleep again. I started to dream.

My hands were tied tight behind my back. I stood on a truck, trembling. There were two bailiffs behind me with guns. A big paper plate dangled from my neck. It

stated “homicide criminal”, and a bloody, thick mark crossed out my name.

When the truck arrived at the execution field, I was booted to the ground. I kneeled down, facing a hill. Thousands of people stood around, laughing and chatting. I knew that Captain Ding,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 and all of the roughnecks were among the spectators.

Where is Mah? He must be ready to claim my corpse. He would wrap my bloody head with gauze, making me look like an ancient Egyptian mummy. He would change me into a new set of clothes, and cremate me. He would bring my urn to my mom in the city. At least I would return to my hometown without begging or having to marry an ugly girl.

Oh! Dear mom, when holding my urn in your hands, you will cry like a baby.

Bye-bye Mom! I love you!

Bye-bye Mah! I will miss you!

“Ready!”

“Aim!”

“Fire!”

“Ping!” “Ping!” “Ping!”

Hot, sharp bullets drilled through the back of my head, and blew my entire face up...

I suddenly woke up. My body was paralysed, and drenched in sweat.

It was light already. The sun was rising. Mah was sitting on my bed, looking at me quietly.

“Where the fuck have you been?” I shouted at him, sputtering. “I could not find you last night. I had to drink by myself. I was drunk. I was not myself. I killed Big Stick! I smashed him into the dirt! Did you guys call the police yet? I’m going to get the death penalty.”

There was no expression on Mah’s face. “You won’t be sentenced!” he said.

“I wish! I fucking killed a guy!” I yelled.

“Calm down! You didn’t kill anybody.”

“What?”

“You killed a pig, a very fat pig.”

Chapter 14

I got an offer from 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My hands were shaking when I tore open the envelope. After skimming the letter, I ran as fast as I could to Mah’s trailer and showed him the letter. He glanced at it and threw it back at me.

“Congratulations,” he said, in a dull tone.

“You seem...unhappy?” I asked.

He shook his head. “Yes, I am happy. You finally changed your life. No, I am not happy. I will lose you, and you’re my best friend.”

My excitement was gone. I looked at him and couldn’t say anything.

I went back home. My mom cried when I showed her the offer.

“I can’t stop you, son. I know how mad you were when I introduced that girl to you. Now, you are leaving me to go to another country. Are you going to marry a white girl? I know they are pretty good-looking,” my mom murmured.

“Mom! Stop i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haven’t been there. How do I know?”

“Okay! Okay! How is the weather there?” my mom sighed, and changed the topic.

“Winters are very cold. There is snow everywhere,” I answered.

She nodded.

I returned to the seismic company. One month later, my mom mailed me four sweaters. They were so thick and heavy I would sweat wearing one during the worst winter storm in New York. She knitted them day and night.

What a mom!

I went to Mah carrying the sweaters.

“I guess my mom wants me to sell these swea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make money. I won’t. I have enough money.”

Would you like to keep two of them for yourself?” I asked.

“Sure!” Mah said, and he put one on immediately in front of me. “Wearing a sweater knitted by mom makes you feel warm both inside and out.”

I turned around, feeling tears in my eyes.

The day for me to leave finally came. Mah insisted on asking for the day-off to accompany me to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 told him this was not necessary.

“This might be our final farewell,” he insisted.

“Shut up! This is no time for bullshit! I will see you again for sure!” I yelled at him.

The day I left was raining.

At the departure gate, Mah stopped, and shook my hand.



“This is it!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one I could get along with in this large, cold country. At the moment, I really miss my mom. Where on earth is she?” he sighed.

I stared at him and burst into tears. I hugged him tightly.

“Mah, remember, I am your best friend! If I am successful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sponsor you to come over. Don’t do anything stupid. Wait for my good news!”

What a weak promise! I wasn’t sure what would happen myself in that far away country.

“Take care of yourself. After all,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your home country. You will have to start over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Mah said.

Rain, rain, and more rain, the sky was crying like my mom on the day I left her.

(To be continued...)

石油板块

PETROLEUM

油服业复苏在即，威德福与 Nabors 联手 (石油圈)



油服业复苏在即，为满足美国本土低价高效钻井的业务要求，威德福计划与 Nabors 合作，开始向全自动化钻井方向迈进，改善其连年亏损局面。北美最大的两家油田作业公司 Nabors 和威德福正在加强合作，为美国本土 48 州的客户提供综合性的油气钻井解决方案。

威德福是继斯伦贝谢、哈里伯顿、贝克休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油田服务（OFS）供应商，Nabors 拥有并经营着一支全球最大的陆地钻机队伍，同时也提供海上钻机服务。

根据最近公布的一份无约束谅解备忘录（MOU）（也就是所谓的“君子协定”），威德福将提供其建井专业知识、控压钻井（MPD）解决方案、定向钻井能力和钻井硬件设备，以及相关的应用软件和工程人员。

Nabors 将提供其已经配置了 MPD 的“Smart Rigs”钻机队伍和经过优化的陆地随钻测量系统，及其高性能钻井应用软件、自动化钻机设备和专有的控制系统。

威德福首席执行官 Krishna Shivram 表示，及早进入这一新兴市场将有助于公司开拓一条新的更加宽广的销售渠道，同时也能够确保威德福对这一全新服务模式有足够的市场参与度。

这种日益受客户青睐的创新性合作模式，使威德福能够将业界领先的控压钻井（MPD）系统、先进的随钻测井（LWD）和旋转导向系统（RSS）等，作为钻井一体化产品的一部分，应用到美国市场上最大的陆地钻机队伍上。

通过利用各自的技术专长和工程能力，“谅解备忘录”有望加速钻井技术工具和解决方案的商业化。Shivram 称，他们全心致力于强化和整合钻井过程，为未来提供一种全新的钻井概念，这是威德福与 Nabors 的共同愿景。同时，威德福相信他们掌握着未来自动化钻井的核心技术，将在这场市场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 Shivram 被问及为何要与 Nabors 联姻时，他表示，威德福正准备放弃在美国的压力泵业务，并开始专注于油气井相关的技术。通常，美国客户最感兴趣的，是使用了多级压裂和大位移钻井技术的非常规油气井领域。Shivram 指出，比如，一些客户想要一个可以钻 30 口井的超级钻机，这在之前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因为它需要一种全新的业务模式。

在如今的中等油价环境下，仅有少数一些美国公司能够以低价高效的方式钻井，而他们的客户正在推动这种方式的发展，他们需要更自动化的钻井、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少的现场人员以及更低的桶油成本。

Nabor 可以提供功能强大的钻机，这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竞争的美国本土市场占有优势地位，通过结合威德福的技术服务，特别是 MPD 和钻井服务，他们将从一家高效的钻井公司，转变为一家全自动化钻井服务提供商，并为客户一次性提供整套服务，这恰好满足了当今客户的需求。

Shivram 称，“当前，Nabors 在美国本土 48 州有 70-80 部钻机正在作业，而我们只在少数钻机上采用了新的钻井模式。因此，这一业务在美国陆地钻机市场上仍是一片巨大的空白。未来，威德福将通过采用更具盈利性、更多的核心产品线，来弥补已放弃的压力泵业务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我们将挖掘新的销售渠道，增加我们的销售量”。

现阶段，谅解备忘录还无法法律约束力，不过双方对合作内容意见一致，双方的工程团队和商业团队正在协同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双方将敲定细节。据 Shivram 透露，威德福也在与其他公司讨论类似的合作模式。

这种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在当前整个行业都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大背景下，提高业务效率。没有一家服务公司、一家设备提供商或一家钻井承包商拥有整个钻井过程自动化所需的所有技术。因此，如果一家公司想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多年的投资和工程实践。要迅速占据这个市场，解决客户的需求，公司之间必须进行合作。Shivram 很高兴与 Nabors 建立战略联盟，他期望全自动钻机能够很快应用起来。

Nabor 公司首席执行官 Tony Petrello 表示，在 Nabor 最近推出的 Rig Telligent 操作系统中集成 MPD、LWD 和 RSS 产品，将有助于“加速市场渗透，提高双方公司的收益，推动公司在关键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经历了两年的油价暴跌后，油服业可能已经触底，合作交易逐步开始反弹。另外，通用电气（GE）在 1 月表示，其公司合并计划仍在进行中，预计将于年中完成约 320 亿美元的交易，从而成为其油气业务与贝克休斯合并后的新公司的大股东。

去年 12 月，North American 公司与美国钻井服务商 Patterson-UTI 能源公司签署合同，双方同意以 17.6 亿美元全股票交易的方式，收购当时财政困难的 Seventy Seven 能源公司，以扩大其压裂业务。

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油服领域的交易活动在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复苏，共有 10 笔总额为 296 亿美元的交易，是自 2014 年第四季度以来交易最活跃的季度。Douglas-Westwood 去年秋季也预测，2016-2020 年间，油服行业资本支出年均增长 10%，而北美地区增长最快，达 19%。另外，在安永（EY）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可知，油服行业有复苏迹象，交易量仅下降了 2%，而交易额增长了 106%，达到 530 亿美元。持续的财政压力和产能过剩问题，预计将推动公司间进一步加强合作。

安永美国油气事务咨询服务部门领导人 Vance Scott 表示，即使大家非常乐观，但供需结构变化将影响交易活动水平，并倒逼行业改革，美国的油服行业仍然面临巨大压力。最终结果是，行业内较大体量的公司将继续巩固自身的优势。

2016 年后半年大公司间发布的合作公告，必将引来另一些较大竞争对手的反制，因为大家都在通过提供更全面的产品和服务组合来互相竞争。

随着油服公司开始重新评估其业务模式，那些拥有专利技术、知识产权和服务能力的公司将可能成为下一个重点被收购的对象，中小型公司将寻求建立创造性的合资企业和联盟，以弥补公司规模不足，并降低成本。



Google 联姻道达尔 (石油 Link)



在 2016 年，一只特别的“狗”震撼了全人类。由谷歌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AlphaGo）在同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的一场围棋人机大战中，战胜了对手。

次年，阿尔法狗与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对战，又以 3 比 0 的总比分获胜。围棋界随后公认，阿尔法狗的棋力已经超过人类职业围棋顶尖水平。

阿尔法狗超越人类智力的极限，人工智能概念迅速火遍了全球，并且迅速开始向工业、医疗、金融、交通等各行各业渗透。

终于，人工智能这把火燃烧到了石油领域。而且这一次召唤“阿尔法狗”的，是全球顶级石油公司道达尔。

2018 年 4 月 24 日，道达尔正式宣布和谷歌云签署协议，二者将联合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为石油天然的勘探开发提供全新智能解决方案。这一事件立即在全球石油界引发了关注。既然阿尔法狗能超越围棋世界冠军，那道达尔和谷歌是否会创造出超越普通石油人的“超级智能石油人”，石油工业会因此迎来一场颠覆吗？

人工智能：油气勘探技术的下一场革命

道达尔表示，此番人工智能将要率先应用的领域，是油气勘探开发地质数据的处理分析。从这一应用领域看，人工智能完全有带来油气革命的潜力。

对油气田地质情况的描绘与分析，是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最为重要，也是最有难度的环节之一。尽管目前石油行业已能借助电缆测井、三维地震、油藏模拟等技术描绘和分析油气田地质情况，但实际上这一系列技术仍然存在很大缺陷。

首先，在现实过程中，人们很难采集到全部的地质数据，而只能采集到部分数据。并且在采集数据过程中，也难保证数据不出现任何差错。

用这样“不完美”的数据建立的地质模型，始终存在误差。而若油气田的地质情况过于复杂，这种误差将使得工程师根本无法建立可用的油气田地质模型。因为这一限制，目前有大量油气资源无法开采。

而另一方面，随着油田地质数据采集精细化程度的提高，数据大量增加，这又为数据的分析带来了难题。按照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石油工程师无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充分利用，依旧难以建立更“完美”的地质模型。

而人工智能则为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提供了可能。人工智能当中的模糊逻辑技术（Fuzzy Logic）能够基于“不完备”和“不完美”的数据进行处理。利用模糊逻辑处理勘探地震数据，能够做出靠人工难以实现的预测，从而更精细地描述油田地质模型。

一旦这一技术在石油领域应用成熟，将会解禁地球上大量在过去无法开采的油气田。一些开采成本较高的油气田，也有望因此实现开采成本的大降。人工智能为石油行业带来的进步，可能并不亚于当红的页岩革命。

道达尔称此番和谷歌合作，将开发一套能够解释地层图像的人工智能程序，这套程序能够利用计算机成像技术实现地震数据的学习，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分析数据文件。接下来，道达尔的地质学家将同谷歌云机器学习专家并肩，在位于美国加州的谷歌云高级解决方案实验室攻坚这项技术。



石油行业历史性跨界融合

从规模上看，道达尔牵手谷歌也可谓目前全球最大的一次石油和人工智能联姻。很可能成为石油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拐点。

道达尔为世界 5 大国际石油公司之一，截止 2017 年底，道达尔已证实可采油气储量高达 114.75 亿桶；而谷歌则为全球市值排名第二的公司，在信息技术领域更是全球第一。

而两家公司不仅仅规模巨大，在创新力上也是各自行业的领先者。

在 2016 年，道达尔曾被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评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 100 家企业之一。

近年来，道达尔每年投入研发费用达到 10 亿美元左右，拥有的研发人员超过 4000 名。在全球范围内，道达尔拥有 18 个研发中心，目前开展了近 1000 个研发合作项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道达尔的研发创新投资组合目前设立了 6 大方向，而石油数字化（包括石油人工智能）则是这 6 大研发创新方向之一。这足见石油人工智能在道达尔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人工智能目前在谷歌的战略中更是拥有第一地位。在 2017 年谷歌召开的第 10 次开发者大会上，谷歌 CEO 桑达尔·皮查伊声明了“人工智能高于一切”的发展策略。道达尔选择同谷歌合作，显示了其对于石油人工智能的巨大期望和信心。

阿尔法狗的主要创始人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曾说到，“阿尔法狗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唯一，甚至不是我们最重要的研发。我们希望将此应用于更大的真实世界的问题。”

而石油行业，正符合哈萨比斯所说的那个真实世界。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数据表明，在 2016 年，全球能源行业的总投资占到全球 GDP 的 2.2% 左右，而石油为当今全球第一大能源。面对像石油这样庞大的产业，谷歌一定也不想错过。

发展石油人工智能，将是谷歌人工智能走向更大真实世界的必经之路。两家公司的合作将碰出多大的火花，值得期待。

人工智能是石油发展之必然

未来人工智能在石油领域的应用，将不仅限于对地质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人工智能几乎可以应用在石油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就目前来看，人工智能还可能通过以下几个入口进入石油行业：

智能钻井：

钻井是整个油气开采作业中，成本最高、风险也最大的环节之一。在钻井过程中，利用

人工智能处理地层压力、温度、渗透率等数据，能够实现钻井速度、方位的实时优化。



不仅如此，利用人工智能还能够大大提高决策者对风险及井况的预测能力，在遇到突然情况之时，也能够更快速提供应急处理措施。

设备监测：

对作业设备的监测维护，一直是困扰石油企业的问题。过于频繁地维护设备，会增加运营成本，而设备维护不及时，设备突然发生故障则会造成意外停工，导致巨大损失。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监测设备运转，则能够预测作业设备运转情况，确定维护设备的最佳时间。

道达尔在此前已有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这一领域。在 2013 年，道达尔就应用了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涡轮、泵及压缩机等设备的保养周期。

下游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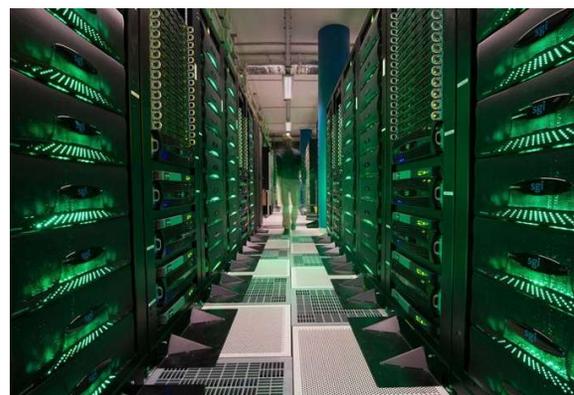
在石油产业下游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也可能有广泛应用。人工智能除了能够用以管控炼化设备，还能够管理油品的物流（包括运输和仓储）。一些石油公司已经在尝试利用经济形势、天气等因素来预测市场对油品的需求，从而更好规划油品的库存和优化定价。

由于人工智能在石油领域应用范围如此广泛，也有人关心石油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石油工人。而实际上，可能我们更应该担忧是，如

果石油业同人工智能融合的速度太慢，会不会让石油在未来能源竞争中处于劣势？

当今全球能源消费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太阳能、风能等能源为了实现成本下降正在大力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新能源的分布式及柔性供应、能量收集微型化，可深度改变新能源利用便捷性不及传统化石能源的局面。从能源竞争层面来看，石油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是一种必然。

幸运的是，石油巨头们如今已经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行动了。道达尔勘探与生产部门高级副总裁 Kevin McLachlan 表示，“我们相信道达尔地质专家和谷歌人工智能技术会让这一项目成功。我们的雄心是，在未来几年给予我们的地质工程师人工智能辅助技术，这将把他们从繁琐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得他们能聚焦于高附加值的工作。”



中国拟用人民币买石油（BWC 中文网）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炮轰 OPEC，认定油价被“人为的抬高”，但这并不妨碍华尔街大玩家们兴奋的欢迎久违了好几年“石油美元”的回归。



巴克莱、摩根大通、高盛等华尔街投行的分析都不约而同的在讨论，油价复苏所可能带来的对美元流动性紧缩后带来的连锁反应。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这样一个结论：过去三年经济不景气的产油国，在油价提振下将为市场注入难能可贵的流动性，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石油美元已经“王者归来”了。

石油美元的诞生可以说是美国在与黄金“分手”之后，寻找的替代品，其目的是为进一步支撑美元在全球的地位。自从 1974 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石油美元协议后，所有石油都以美元交易（自 2003 年以来除伊朗外），石油作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商品以及以美元购买石油的要求对美元产生了一些重大影响：首先，它确保对美元的持续需求。如果产油国想购买石油，那么国家或公司的外汇就必须有美元的供应。这种需求有助于稳定美元的价值，并保证其价值——这对主权货币至关重要，因为，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

其次，它有助于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美联储多年来一直在执行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计划，并计划逐步削减计划。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也在继续增长。然而奇怪的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而向需要购买石油的国家出口美元正降低其通胀率的原因之一。

第三，它允许美国可以通过狂印钞票来奢侈地购买石油，然而，其他国家必须支付汇率费用才能获得美元，这样一来，美国又可以节省很多钱。

读者朋友们不太留意到的是，事实上，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都是假象，并不会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枷锁，因为，几乎没有哪种商品可以与石油相提并论。我们也多次强调，能源、货币的信用与债务为一个国家的三大经济命脉，换句话说，美元的核心是美债，而石油美元却是美债的根基，是美元的载体，近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原油进出口国都在按照这一原则进行——“没有美元就没有石油”。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一个理想的良性循环系统中，石油国家通常将他们石油出口换来的美元购买更多美元资产，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开始了持续衰退，美元信用不断下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掌控能力衰退的速度惊人，同时，全世界也发起了运回美国黄金的行动，恢复金本位和去美元化的声音此起彼

伏，比如，近日有美国议员提交法案恢复美元金本位制就是最好的注脚。

而对石油交易国来说，石油美元的副作用之一就是美元荒，这甚至在美国传统盟友国之间，包括沙特等国，他们的外汇储备也时刻面临美元荒问题，随时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再比如像委内瑞拉、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印度、土耳其、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资源丰富，经济时好时坏，根本问题就是经常面临美元荒的问题，导致金融市场和货币动荡，根本原因之一还是美元。

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或正在扩大定价能力、打破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垄断地位。据盛宝银行的最新预测，目前，许多产油国已经非常乐意以人民币的形式进行交易结算，由于中国维持了人民币的稳定和高价值，这些石油出口国家的外汇储备管理人员料希望增加人民币储备，同时，减少了美元和欧元外汇储备。

一个月前，中国成功上市了以人民币计价以黄金为基础的原油期货交易系统，接下去，下一步计划就是吸纳世界主要的石油国参与，而据路透社数日前报道称，中国今年料将采取措施以人民币支付进口原油，最早或于下半年开始试点计划——可能会先从俄罗斯及安哥拉的进口原油采购中开始实施，如果中国的石油公司将在未来以人民币购买石油，而非美元，这意味着什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购买国。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他们希望以自己的货币购买石油是有道理的。首先，他们不需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来购买。其次，如上所述，他们不需要支付汇率差异来购买石油，这将导致美元需求大幅下降，并给美国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

当然，更长远的意义还在于，美国知名金融博客网站 Zerohedge 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解释，该外媒称，统治世界接近半个世纪的石油美元可能会慢慢陨落，维护美元几十年霸权地位的石油美元体系也正在逐渐瓦解中，但不会消失，因为，对石油货币来说，这不是零和博弈，但对人民币来说，正如上面所分析，新诞生的石油人民币任重道远，或将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经济交易秩序——“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而与此同时，IMF 多位高级官员也指出，人民币国际使用增加是必然趋势，中国将会继续推进汇率改革，并成为可自由使用的国际货币，比如近期的人民币市场双向波动就说明了人民币自由兑换将越来越接近。

石油危机还没有结束（子衿）

大规模的工作岗位损失表明，石油工作危机远没有结束。在逐渐回暖的背后，石油行业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不容忽视。

本周四，布伦特原油创 2014 年 12 月以来新高，已突破 72 美元。这一路下来，油价稳中有升。油气行业似乎已经扛过了低油价的“暴击”。

然而，在利好消息的背后，石油行业又被阴影笼罩着。据本周四 BBC 报道，能源巨头康菲石油已经确认计划在英国裁员 450 人。

康菲石油目前在英国共有 1300 名雇员，此次裁员人数达三分之一以上，裁员将从今年 10 月 1 日开始。

裁员的原因之一是康菲石油将在今年年底关闭位于英国南部重要的北海气体终端 heddlethorpe Gas Terminal 的计划。

在美国热火朝天的页岩业，同样也面临着裁员的处境。据本周二路透社报道，美国页岩商 Devon Energy 表示将裁员 300 人，以精简运营，提高回报率。

诚然，我们已经看到诸多迹象表明石油行业正在逐步复苏。然而，这种规模的工作岗位损失表明，石油工作危机远没有结束。在逐渐回暖的背后，石油行业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不容忽视。

气候

由于担心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变暖，加剧了公众对行业的负面看法。

本月初，一家荷兰新闻机构发布的关于“壳牌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预测到气候变化的危险，并知道化石燃料行业对此负有责任”

的报道，更是将行业推向风口浪尖。荷兰环保主义者表示，他们计划起诉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迫使其减少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和生

产。从去年世界银行宣布将结束对石油天然气开采的资金支持，到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宣布将剥离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再到今年 1 月份，纽约成为美国第一个将化石燃料从养老基金中剥离出去的大城市并起诉向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康菲石油、BP 和壳牌这 5 家石油巨头提起诉讼，这反应了社会对气候关注度越来越高，要求油气企业为气候变化买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公众的负面看法将导致法律层面不断加大对石油行业的制约。现在公众、团体正在起诉大型石油公司带来的温室气体及气候变化问题，且环境方面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已将其使命从“禁用煤炭”扩展到“禁用化石燃料”，阻碍石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意图限制石油和天然气进入市场。迫于强大的压力，政客们不得不“扣留”石油项目建设许可证。

地缘政治

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非常脆弱，在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产区容易爆发各种冲突。

在中东，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之战仍然在继续，甚至在加剧。据环球时报报道，沙特王储萨勒曼 2 日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说出“以色列人有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与家园的权利”、“伊朗是邪恶三家的核心”等激烈言辞，沙特一反常态，与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公开的立场背离，似乎沙特与以色列走近、一股中东新的反伊朗联盟即将成立，这让中东的局势更加复杂。尽管地缘政治为目前的石油供应提供了地缘政治上的溢价，但它可能会导致 OPEC 内部的分歧，从而可能导致该协定过早结束。

此外，据阿拉伯新闻网（Arab News）报道，本周三伊朗石油部长 Bijan Zanganeh 再次表示，目前市场应避免波动，每桶 60 美元对石油来说是个好价钱。

而沙特想要的更多。沙特希望将油价推至每桶 80 美元，以推高其石油巨头阿美石油公司（Aramco）的估值水平，并推动其日益雄心勃勃的国内经济改革计划。

在 OPEC 这个阵营里，伊朗和沙特之间“貌合神离”，也不禁让人怀疑还能“合”多久。而石油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也不仅限于中东。

技术创新

尽管油气巨头对于电动汽车对油气行业的威胁满不在乎，但随着技术创新，电动汽车或将展现更强的“杀伤力”。电动汽车领域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在电池科学领域，已经允许特斯拉和传统汽车制造商开发出符合甚至超过内燃机车辆性能和客户满意度的电动汽车。

本周四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报道，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创业公司 Sila Nano technologies 开发了一种新型阳极材料，有望显著提升锂离子电池的性能。该公司与宝马公司合作，将在 2023 年之前在其汽车中使用该公司的硅基阳极材料电池技术。

然而，技术进步不仅仅是在电动汽车方面，在太阳能和风能等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诸多突破和创新。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最新报告显示，基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到 2020 年所有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比传统化石燃料将更有竞争力。

因此，另一场技术革命和创新可能会给石油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

尽管“不为所惧”，但石油巨头早已进行战略选择，以期在电池技术快速发展、电动汽车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一些石油公司开始投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在这方面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已经走在了前列，它投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并有意将其上游产业组合向低碳的天然气发展。

石油行业面临的挑战不止于此。例如，政策补贴。脱碳政策中对可再生能源的各种政策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可再生能源成本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之间的差距。例如，石油行业投资不足问题。在今年的剑桥能源周上，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对油气产业上游勘探和开采投资不足发出警告。

然而，我们也没必要因此而过度悲观。

目前，尽管石油行业都在强调资本控制，但是他们依然在海上获得了振奋人心的油气资源发现；在陆上，通过大数据分析，生产效率得到提高，从而保障以稳定的石油天然气价格，为全世界提供充足的油气供应。

此外，当前石油行业正在积极响应法律诉讼，预测全球变暖的原因和后果，并在可再生能源行业取得进展，为脱碳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种种措施，采取更有效的沟通来体现石油行业的价值，更好地与消费者的偏好保持一致，取得公众信任。

加拿大油砂行业浮现退出潮（中国石油石化）

2017年3月29日，康菲石油公司以133亿美元将FCCL联合公司50%的权益出售给Cenovus能源公司；2017年3月9日，壳牌以82.7亿美元将阿萨巴斯卡油砂项目60%的权益出售给加拿大自然资源公司；2016年12月14日，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以4.43亿美元将KKD油砂项目出售给阿萨巴斯卡石油公司……



2016年年底开始，基于项目亏损、战略调整、环保压力等原因，多家国际石油公司相继剥离加拿大油砂资产，其剩余项目多为与加拿大本土石油公司合作且投产多年的项目。相关数据显示，其中2017年第一季度，加拿大油砂资产收并购交易额共计247亿美元，占当季度全球交易额的54%。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目前在加拿大参与9个项目，大部分处于建产期，投资巨大基本未回收。因此，有必要分析研究国际石油公司的加拿大油砂战略，为中国国有石油公司油砂资产经营提供借鉴。

缓解财务压力及战略转移

在持续的低油价下，高成本的加拿大油砂资产已成为国际石油公司的非核心资产，出售油砂资产可以缓解公司在低油价下的财务压力，同时将作业重心聚焦于核心资产。例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此次剥离油砂资产的原因基于KKD油砂项目的经济性及公司的战略目标转移。首先KKD油砂项目估值-2.4亿美元，处于亏损状态，将为公司带来更大的财务压力。其次，加拿大油砂业务是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非核心业务。而壳牌剥离阿萨巴斯卡油砂项目，也是基于其财务压力及战略目标转移。低油价时期，国际石油公司为缓解公司经济压力大规模出售油砂资产，正是加拿大石油公司收购油砂项目的良机。



对于加拿大石油公司而言，2017 年第一季度，油砂的平均勘探资本支出较 2014 年第四季度下降 9%。可见，一旦成本得到有效控制，油砂资产将为生产者带来持续稳定的回报。正基于此，相关数据显示，2017 年第一季度，加拿大油砂资产收并购交易额共计 247 亿美元，占当季度全球交易额的 54%。

三桶油油砂处于建设阶段

自 2005 年起，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相继进入加拿大油砂行业。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海油与加拿大本土石油公司的合作化程度最高；中国石化参与的项目最多；中国石油进入时间最晚，只拥有两个油砂项目。

中国海油进入加拿大油砂领域时间最早，与加拿大本土石油公司合作最为密切。2005 年 4 月，中国海油以 1.5 亿加元收购 MEG 能源公司 16.69% 的股份。该项目有部分在产，有部分处于未投产，处于评价阶段，在产的经济效益较好。2011 年 7 月，中国海油以 20.7 亿美元收购 OPTI 公司。该项目有部分项目 2019 年投产。2012 的 7 月，中国海油以 151 亿美元收购尼克森石油公司，从而获得加拿大 Long Lake 油砂项目 65% 的权益以及 Syncrude 联合公司 7.23% 的权益。

中国石化参与的加拿大油砂项目数量较多，但是经济效益较差。中国石化目前联合控股五个项目。包括 2005 年 5 月，中国石化以 1.5 亿加元（约合 1.2 亿美元）收购 Synenco 能源公司北极光项目（Northern Lights）40% 的权益。2008 年 4 月，道达尔以 5.4 亿美元收购 Synenco 能源公司，获得北极光项目 60% 权益。2009 年 4 月，中国石化加持北极光项目 10% 权益。由于成本上涨，北极光项目投产日期无限期迟。2010 年 4 月，中国石化以 46.5 亿美元收购康菲在 Syncrude 联合公司的 9.03% 权益。2012 的年 2 月，中国石化与阳光油砂公司共同勘探开发加拿大油砂资源。中国石化获得阳光油砂股份，但仍有部分项目未投产。

中国石油加拿大油砂项目数量最少，项目估算为负。2009 年 8 月，中国石油以 19 亿加元（约合 17.3 亿美元），从阿萨巴斯卡石油公司收购麦凯河及多佛项目 60% 权益。2012 年 3 月，中国石油以 6.8 亿加元（约合 6.6 亿美元）从阿萨巴斯卡石油公司购买麦凯河项目剩余 40% 权益，

完成项目 100%持股。2014 年 4 月，中国石油以 13.2 亿加元（约合 12 亿美元）从阿萨巴斯卡石油公司购买多佛项目剩余 40%权益，完成项目 100%持股。目前，麦凯河项目已投产，多佛项目未投产。

三点建议

目前，大部分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油砂项目处于初期或前期建设阶段，已投入大量资金，且基本未回收，若以目前的市场价格剥离，并此退出油砂领域，将亏损严重。结合上述国际石油公司加拿大油砂战略，对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加拿大油砂项目的后续经营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稀释项目股权，加强与加拿大本土油砂公司合作。国际石油公司参与的加拿大油砂项目中，大部分合作者为加拿大本土的石油公司。国际石油公司与加拿本土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油砂资产的原因主要包括两点。首先，利用本土公司油砂开发的优势提高项目产量，降低成本。加拿大本土油砂公司占据全境超过 70%的资源量，且这一数字有望通过未来的收并购活动进一步提升，这使得这些公司规模效益提高，产量上升，成本下降。同时，这些公司的核心业务领域为油砂业务，在技术和专业化程度上占优。因此，国际石油公司通过与加拿大本土石油公司合作，不仅降低了自身风险，也提升了项目的潜力。其次，加拿大石油公司对于本地法律、政策等较为熟悉，对于未来风险的判断及预警优于外国公司，还有可以获得政府的优惠福利。而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与加拿大本土主要的油砂公司合作程度较低，除 yncrude 项目外，其余项目基本为 100%控股或与小型油砂公司合作。建议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寻求与加拿大本土石油公司合作机会，利用合作伙伴的技术及成本优势，共同勘探开发发现油砂资产，提高项目的经济性，降低单独作业风险。以中国石油麦凯河项目为例，可考虑将部分项目股权出售给加拿大大型油砂公司，利用技术及成本优势，共同勘探发现有油砂资产，扩大两个相邻区块的规模效益，降低地面设施投资，提高项目的经济性，降低单独作业风险，获得双赢。

削减资本支出，降低生产成本。降本增效是当前这一时期加拿大在油砂项目运营中的关键。若油价长期维持较低水平，以目前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加拿大油砂勘探开发及经营状态，项目将无法扭亏为盈。降本增效有多种形式。首先，通过借鉴国际石油公司和加拿大本土石油公司的经验，从减少劳动力成本、燃料费用、维护成本等角度，不断降低操作费用。据 CER 统计，自 2014 年油价大跌以来，通过裁员、提高燃料利用率等方式，新建蒸汽辅助重力泄油项目成本（含调和及运输费用）由 2014 年的 77.58 美元/桶降至 2016 年的 60.52 美元/桶，降幅达 22%。其次，利用和研发新技术节约成本。例如，通过石蜡泡沫萃取技术，埃克森美孚 Imperial Oil 的 Kearl 项目省去提质加工环节，将产品直接经由管道输送至炼厂，从而大幅降低了中间加工环节的成本。

利用先进技术，提升生产效率。过去十多年间，北美油气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主要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加拿大油砂项目的开采也不例外。目前，在加拿大油砂开采中，同步开展的技术试点有：蒸汽辅助重力泄油凝结气联注、表面活性剂化学试点、CO₂ 联注试点等。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应加强与当地石油公司及国内拥有蒸汽辅助重力泄油经验油田的技术合作与攻关，同步分阶段开展多种新技术，依靠技术进步不断提升油砂开采效益。

协会赞助

SPONSOR



West Lake Energy

West Lake Energy Corp. is a privately held Calgary-based intermediate oil and natural gas company focused on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in western Canada.

West Lake's operations are focused in the Provost medium oil region and the Lloydminster heavy oil region, which contain approximately 90% of the Corporation's production.

The Provost medium oil region is located along the eastern edge of Alberta between Township 36-43 and Range 1-6 W4M. The main producing areas in this region are Cadogan and Rosenheim, which target the Cummings and Dina zones at a depth of approximately 600 to 700 metres, resulting in medium gravity oil with a density of approximately 20 API. Sparky and Lithic channels are also targeted in the Sounding Lake, Rosenheim and Provost areas, with densities of approximately 22-28 API.

The Lloydminster heavy oil region is centered around the City of Lloydminster on the Alberta/Saskatchewan border. This region's production is predominantly heavy oil in the 12 to 16 API. Zones targeted include the Colony, Upper McLaren, Sparky, General Petroleum, Rex and Waseca at depths of 500 to 700 metres.

The remaining 10% of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is gas-weighted and located in West Central Alberta, Pincher Creek, and the Peace River Arch.

所有内容均来自网络和作者投稿，本刊仅提供平面载体供大家方便阅读。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对文章观点负责。版权属于原作者。

All contents are from Internet and submissions. FLOW magazine only 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read.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text.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s contained.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